



登高能賦大都肖物為工窮力追新只是陳言務去惜乎紅樓  
夢之觀止於八十回也全冊未窺悵神龍之無尾闕疑不少隱  
斑豹之全身然而以此始以此終知人尚論者固當顛末之悉  
備若夫觀其文觀其竅閒情偶適者復何爛斷之為嫌矧乃篇  
篇魚貫幅幅蟬聯漫云用十而得五業已有二千三分從此合  
豐城之劍完美無難豈其探赤水之珠虛無莫叩爰夫譜華胄  
之興衰列名媛之動止匠心獨運信手拈來情 乎文言立有  
體風光居然細膩波瀾但欠老成則是書之大略也董園子偕

弟澹遊方隨計吏之暇憩紵衣之堂維時溽暑蒸時雨霈苔衣  
封壁兼 問字之賓蠹簡生春搜篋得卧遊之具迹其錦心  
繡口聯篇則柳絮團空洎乎譎波詭雲四座亦冠纓索絕處

行：安石碎

斷香零粉忽尋散而獲爨下之

桐雖多

人瞿然謂客

曰客亦知升沉

之緣離合悲歡之故有如是書也夫吾悟

矣二子其為我贊成之可矣於是搖毫擲簡口誦手批就現在  
之五十三篇特加讐校借鄰家之二十七卷合付鈔胥核全函

于斯部數尚缺夫秦關返故物于君家壁已完乎趙舍

君先與錄者此

當廉使並觀其天室永絲蘿之締宗功肅霜露之晨乘朱輪者

奚止十人珥金貂者儼然七葉庭前舞彩膝下含飴大母則宜

仙宜佛郎君乃如醉如癡御潘岳之板輿閑園暇日承華歌之

家法密室朝儀劉氏三姝謝家群從雅有荀香之癖時移徐淑

之書林下風清山中雪滿珠合于浦星聚于堂絳蠟筵前分曹

射覆青綾帳裏索笑聯吟王茂宏之犢車頗傳悠謬鄭康成之

家婢綽有風華耳目為之一新富貴斯能不朽至其指事類情

即物呈巧皎。靈臺空。妙伎鎔金刻木則曼衍魚龍範水模  
山則觸地邱壑儼昌黎之記畫雜曼倩之答賓善戲謔兮姑謀  
樂也代白丁兮入地褫墨吏兮燃犀歡娛席上幻出清淨道場  
脂粉行中叅以風流裙屐放屠刀而成佛血濺天桃借冷眼以  
觀時風寒落葉凡茲種。吾欲云。足以破悶懷足以供清玩  
主人曰自我失之復自我得之是書成而升沉顯晦之必有緣  
離合悲歡之必有故吾滋悟矣鹿。塵寰茫。大地色空幻境  
作者增好了之悲哀樂中年我亦墮辛酸之淚昔曾聚于物之  
好今仍得于力之強然而黃墟回首邈若山河痛當廉燕市題使也  
襟雨分新舊辨酸醎于味外公等洵是妙人感物理之無常我  
亦曾經滄海羊叔子峴首之嗟於斯為盛蓋次公仰屋之嘆良  
不偶然斗筲可飲千鍾且與醉花前之酒黃梁熟于俄頃姑樂  
遊壺內之天容曰善于是乎序

乾隆五十四年歲次屠維作噩且月上浣席林董園氏舒元

煒序並書于金臺客舍

煒

園

沁園春

貴族豪華公子風流綺羅爭妍嘆眉尖常鎖空驚才艷帳前微  
語竟說姻緣兩美難并一心誰屬幼小情親意倍牽尤堪羨羨  
一家姊妹箇能賢 酒酣芍藥橫眠更翠羽輕披分外鮮看  
斑衣起舞卿真善諶倩粧復整我亦生憐表可重縫花能解語  
觴政平持巧令宣重展卷恨未窺豹<sup>全</sup>結想徒然

澹遊偶題

元

炳

紅樓夢目錄

第一回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第二回

賈夫人仙逝揚州城

冷子興演說榮國府

第三回

托內兄如海酬閨師

接外孫賈母憐孤女

第四回

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蘆僧亂判葫蘆案

第五回

靈石迷性難解仙機

警幻多情秘垂淫訓

第六回

賈寶玉初試雲雨情

劉姥姥一進榮國府

第七回

送宮花周瑞嘆英蓮

談肄業秦鍾結寶玉

第八回

薛寶釵小恙梨花院

賈寶玉大醉絳雲軒

第九回

戀風流情友入學堂

起嫌疑頑童鬧家塾

第十回

金寡婦貪利權受辱

張太醫論病細窮源

第十一回

慶壽辰寧府排家宴

見熙鳳賈瑞起淫心

第十二回

王熙鳳毒設相思局

賈天祥正照風月鑒

第十三回

秦可卿死封龍禁尉

王熙鳳協理寧國府

第十四回

林如海捐館揚州府

賈寶玉路謁北靜王

第十五回

王熙鳳弄權鐵檻寺

秦鯨卿得趣饅頭巷

第十六回

賈元春才選鳳藻宮

秦鯨卿大逝黃泉路

第十七回

大觀園試才題對額

榮國府奉旨賜賚寧

第十八回

隔珠簾父女勉忠勤

榻湘管姊弟裁題詠

第十九回

情切：良宵花解語

意綿：靜日玉生香

第二十回

王熙鳳正言彈妬意

林黛玉巧語學嬌音

第二十一回

賢襲人嬌嗔箴寶玉

俏平兒軟語救賈璉

第二十二回

聽曲文寶玉悟禪機

製燈謎賈政悲識語

第二十三回

西廂記妙詞通戲語

牡丹亭艷曲警芳心

第二十四回

醉金剛輕財尚義俠

癡兒女遺帕惹相思

第二十五回

魘魔法井婢逢五鬼

通靈玉蒙蔽遇雙仙

第二十六回

蜂腰橋目送傳密語

瀟湘館春困發幽情

第二十七回

滴翠亭楊妃戲彩蝶

埋香塚飛燕泣殘紅

第二十八回



蔣玉函情贈茜香羅

薛寶釵羞籠紅麝串

第二十九回

享福人福深還禱福

癡情女情重愈斟情

第三十回

寶釵借扇機帶雙猷

椿靈畫蔷癡及局外

第三十一回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白頭雙星

第三十二回

詐肺腑心迷活寶玉

含恥辱情屈死金釧

第三十三回

手足耽：小動唇舌

不肖種：大承笞撻

第三十四回

情中情因情感妹：

錯裡錯以錯勸哥：

第三十五回

白玉釧親嚐蓮葉羹

黃金鶯巧結梅花絡

第三十六回

綉鴛鴦夢兆絳雲軒

識定分情悟梨香院

第三十七回

秋爽齋偶結海棠社

蘅蕪院夜擬菊花題

第三十八回

林潇湘魁奪菊花詩

薛蘅蕪諷和螃蟹詠

第三十九回

村嫖是信口開河

情哥偏尋根問底

第四十回

夏金桂計用奪寵餌

王道士戲述療妬羹

紅樓夢第一回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此開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因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而借通靈之說撰此石頭記書也故曰甄士隱云云但書中所記何事何人自又云今風塵碌碌一事無成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於我之上何我堂堂鬚眉曾不若彼裙釵哉實愧則有餘悔又無益大無如何之日也當此則欲將已往所賴天恩祖德錦衣綢袴之時

飲甘饜肥之日皆父兄教育之恩皆師友規諫之德以致今日  
一伎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人我之罪固不  
免然閨閣中本自歷歷有人若不可因我之不肖自護已短一  
併使其泯滅也雖今日之茆椽蓬牖瓦灶繩床其晨夕風露塔  
柳庭花亦未有妨我之襟懷筆墨雖我未學下筆無文又何妨  
用假語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來亦可使閨閣昭然復可悅世  
之目破人愁悶不亦宜乎故曰賈雨村云云  
此回中凡用夢用幻等字是提醒閱者眼目亦是此書立意本

旨列位看官你道此書從何而來說起根由雖近荒唐細按則  
深有趣味待在下將此來歷註明方使閱者了然不惑原來女  
媧氏煉石補天之時於大荒山無稽崖煉成高徑十二丈方徑  
二十四丈頑石三萬六千五百零一塊媧皇氏只用了三萬六  
千五百塊只單剩了一塊未用便棄在此山青埂峰下誰知  
此石自經煅煉之後靈性已通因見衆石俱得補天獨自己無  
材不堪入選遂自怨自嗟日夜悲號慚愧一日正當嗟悼之餘  
俄見一僧一道遠而來來生得骨格不凡丰神迥異來至石下

席地而生長談見一塊鮮明瑩潔的美玉且又縮成扇墜大小的可佩可拿那僧托于掌上笑道形體倒也是個寶物了還只說有寔在好處須得再鑄上數字使人一見便知是奇物方妙然後携你到那昌明隆盛之邦詩禮簪纓之族花柳繁華地溫柔富貴鄉去安身樂業石頭聽了喜不能禁乃問不知賜了弟子那幾件奇處又不知携弟子到何方望乞明示使弟子不惑那僧笑道你且莫問日後自然明白說着便袖了這石同那道人飄然而去竟不知投奔何方何舍後來不知又過了幾世

幾劫有個空空道人訪道求仙忽從這大荒山無稽崖青埂峰山經過忽見一大石上字跡分明編述歷歷空空道人乃從頭一看原來就是無材補天幻形入世蒙蒙大士渺渺真人携入紅塵歷盡離合悲歡炎涼世態的一段故事後面又有一首偈云

無材可去補蒼天 枉入紅塵若許年 此係身前身後事 倩誰記取作奇傳

詩後便是此石墮落之鄉投胎之處親自經歷的一段陳迹故

事其中家庭閨閣瑣事以及閨情詩詞倒還全備或可適趣解悶然朝代年紀地輿邦國却反失落無攷空一道人遂向石頭說道石兄你這一段故事據你自己說有些趣味故編寫在此意欲問世傳奇據我看來第一件無朝代年紀可攷第二件並無大賢大忠理朝廷治風俗善政其中只不過幾個異樣女子或情或癡或小才微善亦無班姑蔡女之德能我總抄去恐世人不要看呢石頭笑答道我師何太痴也若云無朝代可攷今我師竟假借漢唐等年紀添綴又有何難但我想歷來野史皆

蹈一轍莫如我這不借此套者反倒新奇別致不過只取其事體情理罷了又何必拘于朝代年紀哉再者市井俗人喜看理治之書者甚少愛適趣閒文者特多歷來野史或訕謗君相或貶人妻女姦淫凶惡不可勝數至若佳人才子則又千部共出一套且其中終不能不涉於淫濫以致潘安子建西子文君不過作者要寫出自己的那兩首情詩艷賦來故假擬男女二人之情又必旁出一小人其間撥亂亦如劇中之小丑然且奴婢開口即者也之乎非文即理故逐一看去悉皆自相矛盾大不

近情理之話竟不如我半世親睹親聞的這幾個女子雖不敢說強似前代書中所有之人但事跡原委亦可以消愁破悶也有幾首歪詩熟話可以噴飯供酒至若離合悲歡興衰際遇則又追蹤躡跡不敢稍加穿鑿徒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傳者今之人貧者日為衣食所累富者又懷不足之心縱一時稍閒又有貪淫戀色好貨尋愁之事那裏有工夫看理治之書所以我這一段事不願世人稱奇道妙也不定要世人喜悅檢讀只願他們當那醉酒飽卧之時或避事去愁之際把此一玩豈不

省了些壽命筋力就比那謀虛逐妄却也省些口舌是非之害腿脚奔忙之苦再者亦令世人換新眼目不比那些胡牽亂扯忽離忽遇滿紙才人淑女子建文君紅娘小玉等通共熟套之舊稿我師意為何如空道人聽如此說思忖半晌將這石頭記再檢閱一遍因見上面雖有些指奸責佞貶惡誅邪之語亦非傷時罵世之指及至君仁臣良父慈子孝凡倫常所關之處皆是稱功頌德憐無窮寔非別書之可比雖其中大旨言情亦不過寔錄其事又非假擬妄稱一味淫邀艷約私訂偷盟之

可比因毫不干涉時世方從頭至尾抄錄回來問世傳奇因空  
見色由色生情傳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易名為情僧改石頭記  
為情僧錄東魯孔梅溪則題曰風月寶鑑後因曹雪芹於悼紅  
軒中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纂成目錄分出章回則題曰金陵十  
二釵並題一絕云

滿紙荒唐言

一把辛酸淚

都云作者痴

誰解其中味

出則既明且看石上是何故事按那石上書云當日地陷東南  
這東南一隅有處曰姑蘇有城曰閶門者最是紅塵中一二等

富貴風流之地這閶門外有個十里街街內有個仁清巷巷內  
有個古廟因地窄狹人皆呼作葫蘆廟廟旁住着一家鄉宦姓  
甄名費字士隱嫡妻封氏性情賢淑深知禮義家中雖不甚富  
貴然本地便也推他為望族了因這甄士隱秉性恬淡不以功  
名為念每日只以灌花修竹酌酒吟詩為樂倒是神仙一流人  
品只是一件不足如今年已半百膝下無兒只有一女乳名英  
蓮年方三歲一日炎夏永晝士隱於書房間坐至手倦拋書伏  
几少憇不覺朦朧睡去夢至一處不辨是何地方忽見那廟來



了一僧一道且行且談只聽道人問道你携了這蠢物意欲何往那僧笑道你放心如今現有一段風流公案正該了結這一千風流冤家尚未投胎入世趁此機會就将此蠢物夾帶於中使他去經歷經歷那道人道原來近日風流冤孽又将造劫歷世去不成但不知落於何方何處那僧笑道此事說來好笑竟是千古未聞的罕事只因西方靈河岸上三生石畔有絳珠草一株時有赤瑕宮神瑛侍者日以甘露灌溉這絳珠草始得久延歲月後來既受天地精華復得雨露滋養遂得脫却草胎木

質得換人形僅修成個女體終日遊於離恨天外飢則食蜜青果為膳渴則飲灌愁海水為湯只因尚未酬報灌溉之德故甚至五內便鬱結着一段纏綿不盡之意恰近日神瑛侍者這凡心偶熾乘此昌明太平朝市意欲下凡造歷幻緣已在警幻仙子案前挂了號警幻亦曾問及灌溉之情未償趁此倒可了結得那絳珠仙子道是甘露之惠我並無些水可還他既下世為人我也去下世為人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淚還他也償還得過他了因此一事就勾出多少風流冤家來陪他們去了結此

案那道人道果是罕聞寔未聞有還泪之說想來這一段故事比歷來風月事故更加瑣碎細膩了那僧道歷來幾個風流人物不過傳其大槩以及詩詞篇章而已至家庭閨閣中一飲一食總未述記再者大半風月故事不過偷香竊玉暗約私奔而已並不曾將兒女之真情發洩一二想這一千人又入世其情痴色鬼賢愚不肖者悉與前人不同矣傳述那道人道趣此何不你我也去下世度脫幾個豈不是一場功德那僧道正合吾意你且同我到警幻仙子宮中將這蠢物交割清楚待等這一

干風流孽鬼下世已完你我再去如今雖有一半落塵然猶未全集道人道既如此便你去隨來如今却說甄士隱已聽得明白但不知所云蠢物是何東西遂不禁上前施禮笑問道二仙師請了那僧道也忙答禮相問士隱因說道適聞仙師所談因果寔人世罕聞者但弟子愚濁不能洞悉明白若蒙大開痴頑備悉一聞弟子則洗耳諦聽稍能警省亦可免沈淪之苦二仙笑道此乃元機不可預洩者到那時只不要忘了我二人便可跳出火坑矣士隱聽了不便再問因笑道元機不可預洩但適

云蠢物不知為何或可一見否那僧道若問此物倒有一面之緣說着取出通與士隱士隱接了看時原來是塊鮮明美玉上面字跡分明鐫着通靈寶玉四字後面還有幾行小字正欲細看時那僧便說已到幻境便強從手中奪了去與道人竟過一大石牌坊上大書四字乃是太虛幻境兩邊又有一副對聯道是色色空空地真真假假天士隱意欲也跟了過去方舉步時忽聽一聲霹靂有若山崩地陷士隱大叫一聲定睛一看只見烈焰<sub>焰</sub>炎芭蕉冉冉夢中之事便忘了對半又見了奶姆正抱

了英蓮走來士隱見女兒越發生得粉粧玉琢乖覺可喜便伸手接來抱在懷中鬥他頑耍一面又帶至街前看那過會的熱鬧方欲進來時只見從那邊來一僧一道那僧則癩頭跣足那道則跛足蓬頭瘋顛揮霍談笑而至及到了他門前看見士隱道施主你把這有命無運累及爹娘之物抱在懷內作甚士隱聽了知是瘋話也不去睬他那僧還說捨我罷捨我罷士隱不耐煩便抱女兒撒身要進去那僧乃指着他大笑口內念了四句言詞道是

慣養嬌生笑你痴  
菱花空對雪漸  
好防佳節元宵後

便是烟消火滅時

士隱聽得明白心下猶豫意欲問他們來歷只聽道人說道你  
我不必同行就此分手各幹營生去罷三劫後我在北邙山等  
你會齊了同往太虛幻境銷號那僧道最妙最妙說畢二人一  
去再不見个踪影了士隱此時心中自忖這兩個人必有來歷  
該試一問如今悔却晚也這士隱正痴想忽見隔壁葫蘆廟內  
寄居的一个窮儒姓賈名化表字時飛別號雨村者走了出來這

賈雨村原係湖州人氏詩書仕宦之族因他生於末世父母祖  
宗根基一盡人口哀喪只剩得一身一口在家鄉無益因進京  
求取功名再整基業自前歲來此又淹蹇住了暫寄廟中安身  
每日賣字作文為生故士隱常與他交接當下雨村見了士隱  
忙施禮陪笑道老先生倚門望敢街市上有甚新聞否士隱  
笑道非也適因小女啼哭引他出來作耍正是無聊之甚兄來  
得正妙請入小齋一談彼此皆可消此永晝說着便令人送女  
兒進去自攜了雨村來至書房小僮獻茶方談得三五句話忽

家人飛報嚴老爺來拜士隱慌忙起來謝罪道恕誑駕之罪略  
坐弟即來陪雨村忙起身亦讓道老先生請便晚生乃常造之  
客稍候何妨說着士隱已出前廳去了這裏雨村且翻弄書籍  
解悶忽聽得窗外有女子嗽聲雨村遂起身往窗外一看原來  
是一個丫環在那裏擷花生得儀容不俗眉目清明雖無十分  
姿色却亦有動人之處雨村不覺看得呆了那甄家丫環擷了  
花方欲走時猛擡頭見窓內有敝巾舊服雖是貧窘然生得腰  
圓背厚面潤口方更兼劍眉星眼直鼻隆鼻腮這丫環忙轉身迴

避心下乃想這人生的這樣雄壯却又這樣藍縷想他定是我  
家主人常說的什麼賈雨村了每有意幫助周濟只是沒甚機  
會我家並無這樣貧窘親友想定係此人無疑了怪道又說他  
必非久困之人如此想不免又回頭兩次雨村見他回頭便自  
為此女子心中有意于他便喜狂不禁自為此女子必是個巨  
眼英豪風塵中之知己也一時小童進來雨村打聽得前面留  
飯不可久待遂從夾道中自便出門去了士隱待客既散知雨  
村自便也不去再邀一日早又中秋佳節士隱家宴已畢乃又

另具一席于書房却自己步月至廟中來邀雨村自那日見了甄家之婢曾回顧他兩次自為是個知己便時刻放在心上今又正值中秋不免對月有懷因而口占五言一律云

未卜三生願，頻添一段愁。悶來時歛額，行去幾回頭。

自顧風前影，誰堪月下儔。蟾光如有意，先照玉人樓。

樓

雨村吟罷因又思及平生抱負苦未逢時乃又搔首對天長嘆復高吟一聯曰

玉在櫃中求善價，釵於奩內待時飛。

恰至士隱走來聽見笑道雨村兄真抱負不淺也雨村忙笑道這不過偶吟前人之句何敢狂誕至此因問老先生何興至此士隱笑道今夜中秋俗謂團圓之節想尊兄旅寄僧房不無寂寥之感今特具小的酌邀兄到敝齋一飯不知可納芹意否雨村聽了並不推辭便笑道既蒙愛何敢拂此盛情說着便同了士隱復過這邊書院中來須臾茶畢已設下杯盤那美酒佳釀自不必說二人歸坐先是款斟慢飲次漸談至興濃不覺飛觥傳

竿起來當時街坊上家：簫管戶：弦歌當頭一輪明月飛彩  
凝輝二人愈添豪興酒到杯乾雨村此時已有七八分酒意狂  
興不禁乃對月寓杯口號一絕云

時逢三五便團圓 滿把清光護玉欄 天上一輪總捧出  
人間萬姓仰頭看

士隱聽了大叫妙哉吾每謂兄必非久居人下者今所吟之句  
飛騰之兆已見不日可接履于雲霓之上矣可賀可賀乃親斟  
一斗為賀雨村因乾過嘆道非晚生酒後狂言若論時尚之學

晚生也或可去充數沽名只是目下行囊路費一槩無着神京  
路遠非賴賣字撰文即到者士隱不待說完便道兄何不早  
言愚每有此心但每遇兄時兄並未談及愚故未敢唐突今既  
及此愚雖不才義利二字却還認得且喜明歲正當大比兄宜  
作速入都春闈一戰方不負兄之所學也其盤費餘事弟自代  
為處置亦不枉兄之謬識矣當下即命小童進去速封五十兩  
白銀並兩套冬衣又云十九日乃黃道之期兄可即買舟西上  
待雄飛高舉明冬再晤豈非大快之事耶雨村收了銀衣不過

略謝一語并不介意仍是喫酒談笑那天已交三鼓二人方散  
士隱送雨村去後回房一覺直至紅日三竿方醒因思昨夜之  
事意欲再寫兩封薦書與雨村帶至神都使雨村投謁個仕宦  
之家為寄足之地因使人過去請時那家人去了回來說和尚  
說賈爺今日五鼓已進京去了也曾留下與和尚轉達老爺說  
讀書之人不在黃道黑道摠以事理為要不及面辭了士隱聽  
了也只得罷了真是閒處光陰易過倏忽又是元宵佳節矣因  
士隱命家人霍啓抱了英蓮去看社火花燈半夜中霍啓因要

小解便將英蓮放在一家門檻上坐着待他小解完了來抱時  
那有英蓮的踪影急得霍啓直尋了半夜至天明不見那霍啓  
也就不敢回來見主人便逃往他鄉去了那士隱夫婦見女兒  
一夜不歸便知有些不妥再使幾人去尋找回來皆云連音響  
皆無夫婦二人半世只生此女一但失落豈不思想因此晝夜  
啼哭幾乎不曾尋死者看一月士隱先就得了一病當時封氏  
孺人也因思女搆疾日日請醫療治不想這日三月十五葫蘆  
廟中炸供那些和尚不加小心致使油鍋火逸便燒着窗紙此



方人家都用竹籬木壁者多大抵也因劫數於是接二連三索  
五掛四將一條街燒得如火猷山一般彼時雖有軍民來救那  
火已成了勢如何救得下直燒了一夜方漸熄去也不知  
燒了幾家只可憐甄家在隔壁早已燒成一片瓦礫場了只有  
他夫婦並幾個家人的性命不曾傷了急得士隱惟跌足長嘆  
而已只得與妻子高議且到田庄上去安身偏值近年水旱不  
收鼠盜蜂起無非搶田搶地鼠竊狗偷民不安生因此官兵勦  
捕難以安身士隱只得將田莊都折變了便携了妻子與兩個

丫嬛投他岳丈家去他岳丈名喚封肅本貫大如州人氏雖是  
務農家中都還殷實今見女婿這等狼狽而來心中便有些不  
樂幸而士隱還有折變地的銀子未曾用完拿出來託他隨分  
就價薄置些須房地為後日衣食之計那封肅便半哄半賺些  
須與他些薄田朽屋士隱乃讀書之人不慣生理稼穡等事勉  
強支持了一二年越覺窮了下去封肅每見面時便說些現成  
話且人前人後又怨他們不善過活只一味好喫懶做等語士  
隱知投人不着心中未免悔恨再兼上年驚唬急忿怨痛已傷

暮年之人貧病交攻竟漸的露出那下世的光景來可巧這  
日拄了拐掙挫到街前散心時忽見那邊來了一個跛足道  
人瘋狂落脫麻履鷄衣口內念着幾句言詞道是

世人都曉神仙好 惟有功名忘不了 古今將相在何方  
荒塚一堆皆沒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 只有金銀忘不

了 終朝只恨聚無多 及到那時眼閉了 世人都曉神

仙好 只有嬌妻忘不了 君生日日說恩情 君死又隨  
人去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 只有兒孫忘不了 痴心父

母古來多 孝順兒孫誰見了

士隱聽了便迎上來道你滿口說些什麼只聽見些好了那道  
人笑道你若果聽見好了二字還算你明白可知世人萬般好  
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須是了我這歌便名  
好了歌士隱本是有宿慧的一聞此言心中早已徹悟因笑道  
且住待我将這好了歌解註出來何如道人笑道你解你解士  
隱乃說道

陋室空堂當年筍滿床 衰草枯楊曾為歌舞場 蛛絲兒結滿

雕梁綠紗今又糊在蓬窓上說什麼脂正濃粉正香如何兩  
鬢又成霜 昨日黃土隴頭送白骨今宵紅燈帳底卧鴛鴦  
金滿箱銀滿箱轉眼乞丐人皆謗正嘆他人命不長那知自  
已歸來喪 訓有方保不定日後作強梁擇膏粱誰承望流  
落在烟花巷自嫌紗帽小致使鎖枷扛昨冷破襖寒今嫌紫  
蟒長亂烘：你方唱罷我登場反認他鄉是故鄉 甚荒唐  
到頭來都是為他人作嫁衣裳

那瘋跛道人聽了拍掌笑道解得切解得切士隱便說了一聲  
走罷將道人肩上搭連搶了過來背着竟不回家同了瘋道人  
飄：而去當時烘動街坊眾人當做一件新聞傳說封氏聞得  
此信哭個死去活來只得與父親商議遣人各處找尋那討音  
信無奈何少不得依靠着他父母度日幸而身邊還有兩個舊  
日的丫嬛伏侍主僕三人日夜作些針線發賣幫着父母用度  
那封肅雖然日：抱怨也無奈何了這日那甄家大了嬛在門  
首買線忽聽街上唱道之聲眾人都說新太爺到任了嬛于是  
隱在門內看時只見軍牢快手一對一對的過去了俄而大轎

擡着一個烏帽猩袍的官府過去了丫嬛倒發個怔自思這官好面善倒像在那裏見過的於是進入房中也就丟過不在心上至晚間正待歇息之時忽聽一片聲打的門響許多人亂嚷說本府太爺的差人來傳人問話封肅聽了唬的目瞪口呆不知有何禍事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二回

賈夫人仙逝揚州城

冷子興演說榮國府

此回亦非正文本旨只在冷子興一人即俗謂冷中出熱無中生有也其演說榮府一篇者蓋因族大人多若從作者筆下一一敘出盡一二回不能得明則成何文字故借用冷字一人略出其文半使閱者心中已有一榮府隱隱在心然後用黛玉寶釵等兩三次皴染則躍然於心中眼中矣此即畫家三染法也未寫榮府正人先寫外戚是由遠及近由小至大也若使先叙

出榮府然後一一叙及外戚又一一至朋友至奴僕其死板拈  
据之豈<sup>筆</sup>作十二叙人手中之物也今先寫外戚者正是寫榮國  
一府也故又怕閒文贅癩開筆即寫賈夫人已死是特使黛玉  
入榮府之速也通靈寶玉於士隱夢中一出今又于子興口中  
一出閱者已洞然矣然後于黛玉寶釵二人目中極精極細一  
描則是文章鎖住處蓋不肯一筆直下有若放閘之水然信之  
爆使其精華一洩而無餘也究竟此玉原出自釵黛目中方有  
照應今預從子興說出寔寫<sup>雖</sup>而却未寫觀其後文可知此一回

則是虛敲旁擊之文則是反逆隱曲之筆

詩云

一局輸贏料不真 香銷茶盡尚逡巡 欲知目下興衰兆

須問旁觀冷眼人

却說封肅因聽見公差傳喚忙出來陪笑啟問那些人只嚷快  
請出甄爺來封肅忙陪笑道小人姓封並不姓甄只有當日小  
婿姓甄今已出家一二年了不知可是問他那些公人道我們  
也不知什麼真假因奉太爺之命來問你既是你女婿便帶了

你去親見太爺面稟省得亂說着不容封肅多言大家推擁他去了封家人各都驚慌不知何兆那天約二更時只見封肅方回來歡天喜地衆人忙問端的他乃說道原來本府新陞的太爺姓賈名化本湖州人氏曾與小婿舊日相交方纔在借門前過去因看見嬌杏那丫頭買線所以他只當女婿移住于此我一將原故回明那太爺倒傷感嘆息了一回又問外孫女兒我說着燈丟了太爺說不妨我自使番役自必探訪回來說了一會話臨走倒送了我二兩銀子甄家娘子聽了不免心中

傷感一宿無話至次日早有雨村遣人送了兩封銀子四疋錦緞答謝甄家娘子又寄一封密書與封肅轉托他問甄家娘子要那嬌杏作二房封肅喜的屁滾尿流爬不得去奉承便在女兒前一力攥掇成了乘夜中用一乘小轎便把嬌杏送進去了雨村歡喜自不必說乃封百金贈封肅外謝甄家娘子許多物事令其好生養贍以待尋訪女兒下落封肅回家無話却說嬌杏這丫環便是那年回顧雨村者因偶然一顧便弄出這段事來亦是自己意料不到之奇緣誰想他命運兩濟不承望自到

雨村身邊只一年便生了一子又半載雨村嫡妻忽染疾下世  
雨村便將他扶側作正室夫人了正是偶然一着借便為人上  
人原來雨村因那年士隱贈銀之後他于十六日便起身入都  
至大比之期不料他十分得意已會了進士選入外班今已陞  
了本府知府雖才幹優長未免有些貪酷之弊且又恃才侮上  
那些官員皆側目而視不上一年便被上司尋了个空隙作成  
一本參他生性狡滑擅纂禮義且沽清正之名而暗結虎狼之  
屬致使地方多事民命不堪等語龍顏大怒即批革職該部文

書一到本府官員無不喜悅那雨村心中雖十分慚恨却面上  
全無一点怒色仍是嬉笑自若交代過公事將歷年積的些資  
本並家小人屬送至原籍安插妥協却是自己擔風袖月游覽  
天下勝跡名區又游至維揚地面因聞的今歲齷政點的是林  
如海這林如海姓林名海表字如海乃是前科的探花今已陞  
至蘭臺寺大人本貫姑蘇人氏今欽點出為巡鹽御史到任方  
一月有餘原來這林如海之祖曾襲過列侯今到如海業經五  
世起初時只封襲三世因當今隆恩盛德遠邁前代額外加恩

至如海之父又襲了一代至如海便從科第出身雖係鐘鼎之家却亦是書香之族只可惜這林氏支庶不盛子孫有限雖有幾門却與如海俱是堂族而已沒甚親枝嫡派的今如海年已四十只有一个三歲之子偏又于去歲死了雖有幾房姪妾奈他年終無子亦無可如何之事今只有嫡妻賈氏生的一女乳名黛玉年方五歲夫妻無子故愛女如珍且又見他聰明清秀便也欲使他讀書識得幾個字不過假充養子之意聊解膝下荒冷之嘆雨村正值偶感風寒病在旅店將一月光景方漸愈

一因身體勞倦二因盤費不繼也正欲尋個合式之處暫且歇下幸有兩個舊友亦在此境居住因聞得齷政欲聘一西賓雨村便相托友力謀了進去且作安身之計妙在只一个女學生並兩個伴讀了娘這女學生年又小身體又極怯弱工課不限多寡故十分省力看看又是一載的光陰誰知女學生之母賈氏夫人一疾而終女學生侍湯奉藥守喪盡哀遂又將要辭館別圖林如海意欲令女守制讀書故又將他留下近因女學生哀痛過傷本自怯弱多病的觸犯舊症遂連日不曾上學雨村



閒居無聊每當風日晴和飯後便出來閒步這日偶至郭外意欲賞鑒那村野風光忽信步至一山環水旋茂林深竹之處隱隱有座廟宇門卷傾頽墻垣朽敗門前有額題着智通寺三字門旁又有一副舊破的對聯曰身後有餘忘縮手眼前無路想回頭雨村看了因想到這兩句話文雖淺近其意則深也曾游過些名山大刹不曾見過這話頭其中想必有個翻過筋斗來的也未可知何不進去試一想着走入看時只有一個龍鍾老僧在那裏煮粥雨村見了便不在意及至問他兩句話那老僧既聾且昏齒落舌鈍所答非所問雨村不耐煩便仍出來欲到那村肆中沽飲三杯以助野趣於是款步行來剛入肆門只見座上喫酒之客有一人起身大笑接了出來口內說奇遇奇遇雨村忙看時此人是都中在古董行中貿易的號冷子興者舊日在都相識雨村最讚這冷子興是個有作為大本領的人這子興又借雨村斯文之名故二人說話投機最相契合雨村忙亦笑問老兄何日到此弟竟不知今日偶遇真奇緣也子興道去年歲底到家今因還要入都從此順路找個敝友說一句話

承他之情留我多住兩日我也無要緊事且盤桓兩日到月半時也就起身了今日敝友有事我因閒步至此且歇脚不期這樣巧遇一面說一面讓雨村同席坐了另整上酒釀來二人閒談慢飲叙些別後之事雨村因問近日都中可有新聞沒有子興道到沒有什麼新聞倒是老先生你貴同宗家出了一件小小的異事雨村笑道弟族中無人在都何談及此子興笑道你們同姓定是同宗一族雨村問是誰家子興道榮國府賈府中可也不玷辱了先生的門楣了雨村笑道原來是他家若論

起來寒族人丁却不少自東漢賈復以來枝派繁盛各省皆有誰能逐細考查若論榮國一枝却是同譜但他那等榮耀我們不便去攀扯故至今越發生疎難認了子興嘆道老先生休如此說如今這榮國兩門也都蕭疎了不比先時的光景雨村道當日寧榮兩宅的人口也極多如何就蕭疎了冷子興道正是說來也話長雨村道去歲我道到金陵地界因欲游覽六朝遺跡那日進了石頭城從老宅門前經過街東是寧國府街西是榮國府二宅相連竟將大半條街占了門前雖冷落無人隔着圍

墻一望裡面廳殿樓閣也還都崢嶸軒峻就是後一帶花園子  
裡樹木山石都還有蒼蔚潤潤之氣那裡像個衰敗之家冷子  
興笑道虧你是進士出身原來不通古人有云百足之蟲死而  
不僵如今雖說不似先年那樣興盛較之平常仕宦之家到底  
氣象不同如今生齒日繁事務日盛主僕上下安富尊榮者儘  
多運籌謀畫者無一其日間排場費用又不<sup>能</sup>將就省儉如今外  
面的架子雖未甚倒內囊却也盡上來了這還是小事更有一  
件大事誰知這樣鐘鳴鼎食之家翰墨詩書之族如今兒孫竟

一代不如一代了雨村聽說也嘆道這樣詩禮之家豈有不善  
教育之理別門不知只說寧榮二宅是最教子有方的子興嘆  
道正說的是這弟兄兩個早就分居了寧國公榮國公是一母  
同胞弟兄兩個寧公居長生了四個兒子寧公死後長子賈代  
化襲了官也養了兩個兒子長名賈敷至八九歲上便死了只  
剩了次子賈敬襲了官如今一味好道只愛燒丹煉汞餘者一  
概不在心上幸而早年留下一子名喚賈珍因他父親一心想  
作神仙把官倒讓他襲了他父親又不肯回原籍來只在都中

城外和道士們胡羈這位珍爺也倒生一個兒子今年纔十六  
歲名叫賈蓉如今敬老爺一概不管這珍爺那裡肯讀書只一  
味享樂不了把寧國府竟翻了過來也沒有敢來管他再說榮  
府你聽方總所說異事就出在這裏自榮公死後長子賈代善  
襲了官娶的是金陵世勳史侯家的小姐生了兩個兒子長子  
賈赦次子賈政如今代善早已去世太夫人尚在長子賈赦襲  
着官次子賈政自幼酷愛讀書祖父最疼原欲以科甲出身的  
不料代善臨終時遺本一上皇上因恤先臣即時令長子襲官  
外間還有幾子立刻引見遂額外賜了這政老爺一個主事職  
銜令其入部學習如今現已陞了員外郎了這政老爺夫人王  
氏頭胎生的公子名喚賈珠十四歲進學不到二十歲就娶了  
妻生了子因得一病而終第二胎生了一位小姐生在大年初  
一這就奇了不想後來又生了一位公子說來更奇一落胎胞  
嘴裏便銜一塊五彩晶瑩的玉來上面還有許多字跡就取名  
叫作寶玉你道這是新奇異事不是雨村笑道果然奇異只怕  
這人來歷不小子興冷笑道萬人皆如此說因而乃祖母便先

愛如珍寶那年週歲時政老爺便要試他將來的志向便將那  
世上所有之物擺了無數與他抓取誰知他一槩不取伸手只  
把些脂粉釵環抓來政老爺便大怒了說將來酒色之徒耳因  
此便大不喜悅獨那史老太君還是命根一樣說來又奇如今  
長了七八歲雖然淘氣異常但其聰明乖覺處百个不及他一  
个說起孩子話來也奇怪他說女兒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  
作的骨肉我見了女兒我便清爽見了男子便覺濁臭逼人你  
可好笑不好笑將來色鬼無疑了雨村罕然作色忙止道非也

可惜你們不知道這人來歷大約政老先輩也錯以淫魔色  
鬼看待了若非多讀書識事加以致知格物之功悟道參元之  
力者不能知也子興見他說這樣重大忙請教其端雨村道天  
地生人除大仁大惡兩種餘者皆無大異若大仁者則應運而  
生大惡者則應劫而生運生世治劫生世危堯舜湯禹文武周  
召孔孟董韓周程張朱皆應運而生者蚩尤共工桀紂始皇王  
莽曹操桓溫安祿山秦檜等皆應劫而生者大仁者修治天下  
大惡者撓亂天下清明靈秀天地之正氣仁者之所秉也今當

運隆祚永之朝太平無為之世清明靈秀之氣所秉者上至朝廷下至草野比比皆是所餘之秀氣漫無所歸遂為甘露為和風和氣溉及四海彼殘忍乖僻之邪氣不能蕩溢于先天化日之下終歲凝結充塞于深溝大壑之內偶因風蕩或被雲擁畧有搖動感發之意一絲半縷誤而洩出者偶值靈秀之氣適過正不容邪邪復姤正兩不相下亦如風水雷電地中既遇既不

能消又不能讓必致搏擊掀發後始盡故其氣亦必賦人發洩一盡始散使男女偶秉此氣而生者上則不能成仁人君子下亦不能為大凶大惡置之於萬一人之中其聰俊靈秀之氣則在萬一人之上其乖僻邪謬不近人情之態又在萬一人之下若生於公侯富貴之家則為情痴情種若生於詩書清貧之族則為逸士高人縱再偶生於薄祚寒門斷不能為走卒健僕甘遭庸人驅制駕馭必為奇優名娼如前代之許由陶潛阮籍嵇康劉伶王謝之族顧顯陳後主唐明皇宋徽宗劉庭芝溫飛卿米南宮石曼卿柳耆卿秦少游近日之倪雲林唐伯虎祝枝山再如李龜年黃幡綽敬新磨卓文君紅拂薛濤崔鶯朝雲之流

此皆易地則同之人也子興道依你說成則王侯敗則賊了雨村道正是這意你還不知我自革職一來這兩年遍游各省也曾遇見兩個異樣孩子所以方才你一說這寶玉我就猜着了八九亦是這一派人物不用遠只金陵城內欽差金陵省體仁院總裁甄家你可知麼子興道誰人不知這甄府和賈府就是老親又係世交兩家來往非止一日了雨村笑道去歲我在金陵也曾有人薦我到甄府處館我進去看其光景誰知他家那等顯貴却是个富而好禮之家倒是个難得之館但這一個學

生雖是啟蒙却皆<sup>比</sup>一個舉業的還勞神說起來更可笑他說必得兩個女兒伴着我讀書我方能認的字心裏也明不然我自已心裏糊塗又常對跟他的小廝們說這女兒兩個字極尊貴極清淨的比那阿彌陀佛元始天尊的這兩個寶號還更尊榮無對的呢你們這濁口臭舌萬不可唐突了這兩個字要緊但凡要說時必須先用清水香茶漱了口才可說若失錯便要鑿牙穿腮等事其暴虐浮躁頑劣憨痴種種異常只一放了學進去見了那些女兒們其溫厚和平聰敏文雅竟又變了一個因

此他令尊也曾下死笞楚過幾次無奈竟不能改每打的喫痛不過時他便姐：妹：亂叫起來後來聽的裏面女兒們拿他取笑因何打急了只管叫姐妹作甚麼不是去求姐妹去討情饒你豈不愧些他回答的最妙他說急疼之時只叫姐：妹：字樣或可解疼也未可知因叫了一聲便果覺不疼了遂得了秘法每疼痛之極便連叫姐妹起來了你說可笑不可笑也因祖母溺愛不明每因孫辱師責子因此我就辭了館出來如今在巡鹽御史林家坐館了你着這等子弟必不能守父祖之根

基從師友之規諫的只可惜他家幾個姊妹都是少有的子興道便是賈府中現有三個亦不錯政老爺的長女名元春現因賢孝才德選入宮中作女史去了二小姐乃赦老爺前妻所出名迎春三小姐乃政老爺之庶出名探春四小姐乃寧府珍爺之胞妹名喚惜春因史老夫人極愛孫女都跟在祖母這邊一處讀書聽得個箇不錯兩村道更妙在甄家的風俗女兒之名皆從男子之名命字不似別家另外用這些春紅香玉等艷字的何得賈府亦落此俗套子興道不然只因現今大小姐是正



月初一日所生故名元春餘者方從了春字上一輩的却也是從弟兄而來的現有對証目今你貴東家林公之夫人即榮府中赦政二公之胞妹在家時名喚賈敏不信時你回去細訪可知雨村拍案笑道怪道這女學生讀至凡書中有敏字他皆念作蜜字每如是寫字遇着敏字又減一二筆我心中有些疑惑令聽你說是為此無疑矣怪道我這女學生言語行止另是一樣不與近日女子相同度其母必不凡方得其女今知為榮府之孫輩又不足罕矣可傷上月忘故了子興嘆道老姊妹四

個這一個是極小的又沒了長一輩的姊妹一個也沒了只看這小一輩的將來之東床如何呢雨村道正是方才說這政公已有銜玉之兒又有長子所遺一個弱孫這赦公竟無一個不成子興道政公既有玉兒之後其妾後又生了一個倒不知其好歹只眼前現有二子一孫却不知將來如何若問那赦公也有二子長名賈璉今已二十來往了親上作親娶的就是政老爺夫人王氏之內姪女今已娶了二年這位璉爺身上現捐的是同知也是不喜讀書於世路好機變言談去的所以如今只

在乃叔政老爺家住着幫着料理家務誰知自娶他令夫人之  
後上下無一人不稱頌他夫人的理爺倒退了一射之地說模  
樣又極標緻言談又爽利心機又極深細竟是個男人萬不及  
一的雨村聽了笑道可知我前言不謬你方才所說的這幾  
个人都只怕是那正邪兩賦而來一路之人未可知也子興道  
邪也罷正也罷只顧算別人的賬你也喫一杯酒才好雨村  
道正是只顧說話竟多喫了幾杯了子興笑道說着別人的閒  
話正好下酒即多喫幾杯何妨雨村向牕外看道天也晚了仔  
細關了城我們慢進城再談未為不可於是二人起身算還  
酒賬方欲走時又聽得後面有人叫道雨村兄恭喜了特來報  
個喜信的雨村忙回頭看時你道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三回

托內兄如海酬閨師

接外孫賈母憐孤女

却說雨村忙回頭看時不是別人乃當日同僚一案參革的號  
張如圭者他本係此地人革後家居今打聽得都中奏准起復  
舊員之信便四下裏尋情找門路忽遇見雨村故忙道喜二人  
見了禮張如圭便將此信告訴雨村雨村自是歡喜忙忙的叙  
了兩句遂作別各自回家冷子興聽得此言便忙獻計令雨村  
央煩林如海轉向都中去央煩賈政雨村領其意作別回至館

中忙尋邸報看真確了次日面謀之如海如海道天緣湊巧因賤荆去世都中家岳母念及小女無人依傍教育前已遣了男婦船隻來接因小女未曾大痊故未及行此刻正思向蒙教訓之恩未經酬報遇此機會豈有不盡心圖報之理但請放心弟已預為籌畫至此已修下薦書一封即有所費用之例弟于內家信中已註明白亦不勞尊兄多慮矣雨村一面打恭謝不釋口一面又問不知令親大人現居何職只怕晚生草率不敢驟然入都干瀆如海笑道若論舍親與尊兄猶係同譜乃榮公之

孫大內兄現襲一等將軍之職名敬字恩侯二內兄名政字存周現任工部員外郎其為人謙恭厚道大有祖父遺風非膏粱輕薄仕宦之流故弟方致書煩託否則不但有汙尊兄之清操即弟亦不屑為矣雨村聽了心下方信了昨日子興之言于是又謝了林如海如海乃說已擇了出月初二日小女入都尊兄即同路而往豈不兩便雨村一一領了那女學生黛玉身體又愈原不忍棄父而往無奈他外祖母致意務去且兼如海說汝父年將半百無續室之意且汝多病年又極小上無親母教養

下無姊妹兄弟扶持令依傍外祖母及舅氏姊妹去正好減顧  
盼之憂何反云不往黛玉聽了方洒淚拜別隨了奶娘及榮府  
中幾個老婦人登舟而去雨村另有一支船帶兩個小童依附  
黛玉而行有日到了都中進入神京雨村先整衣冠帶了小童  
拿着名帖宗姓的至榮府的門前投了彼時賈政已看了妹丈  
之書即忙請入相會見雨村相貌魁偉言談不俗且這賈政最  
喜讀書人禮賢下士拯溺濟危大有祖風况又係妹丈致意因  
此優待雨村更又不同便竭力內中協助題奏之日輕謀了

一個復職候缺不上兩個月金陵應天府缺出便謀補了此缺  
拜辭了賈政擇日到任去了不在話下且說黛玉自那日棄舟  
登岸時便有榮國府打發了轎子並行李的車輛久候了這林  
黛玉常聽母親說過他外祖母家與別家不同他向日所見的  
這幾個三等的僕婦喫穿用度已是不凡了何況今至其家因  
此步留心時在意不肯輕意多說一句話多行一步路生  
恐被人恥笑了他去自上了轎進入城中從紗窗外睃了一睃  
其街市之繁華人烟之阜感自與別處不同又行了半日忽見

街北蹲着兩個石獅子三間獸頭大門門前列坐十來個華冠  
麗服之人正門却不開只有東西兩角門有人出入正門之上  
有一匾：上大書着勅造寧國府五个大字黛玉想道這是外  
祖之長房了想着又往西行不多遠照樣也是三間大門方是  
榮國府了却不進正門只進了西邊角門那轎夫擡進去走了  
一射之地將轉灣時便歇下退出去了後面的婆子們已都下  
了車趕上前來另換了四五個衣帽週全十七八歲的小廝上  
來復擡起轎子眾婆子上來打起轎簾扶黛玉下轎林黛玉扶

着婆子的手進了垂花門兩邊是超手遊廊當中當地放着一  
個紫檀架子大理石的大插屏小：三間廳：後就是後面的  
正房大院正面五間上房皆是雕梁畫棟兩邊穿山遊廊廂房  
掛着個鸚鵡畫眉等鳥雀臺基之上坐着幾個穿紅着綠的了  
頭一見他們來了便忙都笑迎上來說總剛老太：還念呢可  
巧就來了於是三四人爭着打起簾櫳一面聽得人回說林姑  
娘到了黛玉方進入房中時只見兩個人攬着一位鬢髮如銀的  
老母迎上來黛玉便知是他外祖母方欲拜見時早被他外祖

母一把接入懷中心肝兒肉叫着大哭起來當下地下侍立之人無不掩面涕泣黛玉也哭的不住一時眾人慢：解勸住了黛玉方拜見了外祖母此即冷子興所云之史氏太君賈赦賈政之母也當下賈母一一指與黛玉這是你大舅母這是你二舅母這是你先珠大哥的媳婦珠大嫂黛玉一一拜見過賈母又說請姑娘們來今日遠客終來不必上學去了眾人答應了一聲便去了兩個人不多時只見三個奶媽：並五六個丫鬟簇擁着三個姊妹來了第一個肌膚微豐合中身材腮凝新荔

鼻膩鵝脂溫柔沈默觀之可親第二個削肩細腰長挑身材鴨蛋臉面俊眼修眉顧盼神飛文彩精華見之忘俗第三個身量未足形尚小其釵環裙襖三人皆是一樣的裝飾黛玉忙起身迎上來見禮互相廝認過大家歸了坐了丫鬟們斟上茶來不過說此黛玉之母如何得病如何請醫服藥如何送死發喪不免賈母又傷感起來因說我這些兒女所疼者獨有你母今日一旦先捨我而去連面不能一見今見了你我怎不傷心說着樓了黛玉在懷嗚咽起來眾人忙都寬慰解釋方畧略止住眾人

見黛玉年貌雖小具舉止言談不俗身體面貌雖怯弱不勝却  
有一段自然風流態度便知他有不足之症因問常服何藥如  
何不急為療治黛玉道我自來是如此從會喫飲時便喫藥到  
今未斷請了多少名醫修方配藥皆不見效那一年我總三歲  
時聽得說來了一個癩頭和尚說要化我去出家我父母固是  
不從他又說既捨不得他只怕他的一生也不能好的若要好  
時除非從此後總不許見哭聲除父母之外凡有外姓親友之  
人一槩不見方可平安了此一世瘋癩說了這些不經之

談也沒人理他如今還是喫人參養榮丸賈母道這正好我這  
裏正配丸藥叫他們多配一料就是了語未了只聽後院中  
有人笑聲說我來遲了不曾迎接遠客黛玉啣罕道這些人箇  
個皆歛聲屏氣恭肅嚴整如此這來者係誰這樣放誕無禮心  
下想時只見一群媳婦丫環圍擁着一个人從後房進了這個  
人打扮與眾姑娘不同綵綉輝煌恍若神仙妃子頭上戴着金  
絲八寶攢珠髻縮着朝陽五鳳挂珠釵頸上帶着赤金盤螭璽  
珞圍裳邊繫着豆綠宮絲雙衡比目玫瑰珮上穿着鍍金百蝶



穿花大紅萍緞窄襯襖外罩五彩刻絲石青銀鼠褂下着翡翠  
撒花縐裙一雙丹鳳三角眼兩灣柳葉掉梢眉身量苗條體態  
風騷粉面含春歲不露丹唇未啟笑先聞黛玉連忙起身接見  
賈母笑道你不認得他他是我這裏有名潑皮破落户兗南省  
俗謂作辣子你只叫他鳳辣子就是了黛玉正不知以何稱呼  
只見衆姊妹都忙告訴他道這是璉二嫂子黛玉雖不知曾聽  
見母親說過大舅賈赦之子賈璉娶的就是二舅母王氏之內  
侄女自幼假充男兒教養的學名王熙鳳黛玉忙陪笑見禮以

嫂呼之這熙鳳携着黛玉的手上下細細打諒了一回仍送至  
賈母身邊坐下因笑道天下真有這樣標致人物我今兒總算  
見了况且這通身的氣派竟不像老祖宗外孫女兒竟是個嫡  
親的孫女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口頭心頭一時不忘只可憐我  
這妹：這樣命苦怎麼姑媽偏就去世了說着便用帕拭淚賈  
母笑道我總好了你倒來招我你妹：遠路總來身子又弱也  
總勸住了快休題這些前話鳳姐聽了忙轉悲為喜道正是呢  
我一見了妹：一心都在他身上又是喜歡又一傷心竟忘

記了老祖宗該打又忙携黛玉之手問妹：幾歲了可上過學  
現喫什麼葯在這裏不要想家想要什麼喫的什麼頑的只管  
告訴我了頭老婆們不好了也只管告訴我一面又問婆子們  
林姑娘的行李東西可搬進來了帶了幾個人來你們早：打  
掃兩間乾淨房屋讓他們歇息歇息說話時已搬了茶菓上來  
熙鳳親為捧茶捧菓又見二舅母問他月錢放完了不曾熙鳳  
道月錢也放完了纔剛帶着人到後樓上找緞子找了這半日  
也並沒有見昨日太太說的那樣的想是太：記錯了王夫人

道說有沒有甚麼要緊因又說道該隨手拿出兩個來給你這  
妹：去裁衣裳等晚上想着叫人再去拿罷可不要忘了熙鳳  
道這倒是我先料着了知道妹：不過這兩日到來已預備下  
了等太：回去過了日好送來王夫人笑了一笑點頭不語當  
下茶菓已徹賈母命兩個老媽：帶了黛玉見兩個舅母此時  
賈赦之妻邢氏忙亦起身笑回道我帶了外甥女過去倒也便  
宜賈母笑道正是呢你也去罷不必過來了邢夫人答應了一  
个是字遂帶了黛玉與王夫人作辭大家送至穿堂前出了垂

花門早有眾小廝們拉過一輛翠幄青油車來邢夫人携了黛玉坐上眾婆娘們放下車簾方命小廝們擡起拉至寬處方駕上驪亦出了西角門往東過榮府正門便入一黑油大門此係榮府之東角門行至儀門前方下來眾小廝退出方打起車簾邢夫人挽上黛玉的手進入院中黛玉度其房屋院宇必是榮府中之花園隔過來的進入三層儀門果見正房廂廡遊廊悉皆小巧别致不似方才那邊軒峻壯麗且院中隨處之樹木山石皆幽一時進入正室早有許多盛粧麗服之姬妾丫嬛迎着邢

夫人讓黛玉坐了一面命人到外面書房中請賈赦一時人未回說老爺說了連日身上不好見了姑娘彼此倒傷心暫且不忍相見勸姑娘不要傷心想家跟着老太太和舅母是同家裏一樣姊妹們雖拙大家一處伴着亦可以解些煩悶或有委曲之處只管說得不要外道才是黛玉忙站起来一一聽了再坐一刻便告辭邢夫人苦留喫過晚飯去黛玉笑回道舅母愛惜賜飯原不應辭只是還要過去拜見二舅恐領賜去不恭異日再領未為不可望舅母容量邢夫人聽說笑道這倒是了遂

令兩三個媽：用方總的車好：送了過去于是黛玉告辭那夫人送至儀門前又囑咐了眾人幾句眼看着車去了方回來一時黛玉進了榮府下了車眾媽：引着便往東轉灣穿過一個東西的穿堂向南大廳之後儀門內大院落上面五間大正房兩邊廂房鹿頂耳房鑽山四通八達軒昂壯麗比賈母處不同黛玉便知這方是正經正內室一條大甬路直接出大門的進入堂屋中擡頭迎面先看一個赤金九龍青地匾：上寫着斗大的三個大字是榮禧堂旁有一行小字某年月日書賜榮

國公賈源又有萬幾宸翰之寶大紫檀雕螭案上設着三尺來高青綠古銅鼎懸着待漏隨朝墨龍大畫一邊是金螭彝一邊是玻璃盒地下兩溜十六張楠木交椅又有一副對聯乃烏木聯匾鑲鑿銀的字跡道是座上珠璣昭日月堂前黼黻煥烟霞下面一行小字道是同鄉世教弟勳襲東安郡王穆蔭拜手書原來王夫人時常居坐宴息亦不在這正室只在這正室東邊的三間耳房內于是老媽：引黛玉進東房門來臨窗大炕猩紅洋罽正面設着大紅金錢蟒靠背石青金錢蟒臥枕秋香色

金錢蟒大條褥兩邊設一對梅花式洋漆小几左邊几上文王  
鼎匙箸香盒右邊几上汝窑美人觚內插着時鮮花草並茗椀  
唾壺等物地下面西一溜四張椅上都搭着銀紅撒花椅搭底  
下四副脚踏椅之兩邊也有一對高几几上茗椀花瓶花俱全其  
餘陳設自不必細說老媽們讓黛玉炕上坐炕沿上却也是  
兩個錦褥對說設黛玉度其位次便不上炕只向東邊椅上坐了  
本房內的丫嬛們忙捧上茶來黛玉一面喫茶一面打量這些  
丫嬛們粧飾衣履舉止行動果亦與別家不同茶未喫了只見

一個穿紅綾襖青緞掐牙背心的丫嬛走來笑說道太說請  
林姑娘到那邊坐罷老媽聽了于是又引黛玉出來到了西  
邊院內有三間小正房內正面炕上橫設一張炕桌：上磊着  
書籍茶具靠東壁面西設着半舊的青緞靠背卧枕王夫人却  
坐在西邊下首亦是半舊的青緞靠背坐褥見黛玉來了便往  
東讓黛玉心中料定這是賈政之位因見挨炕一溜三張椅子  
上也打着半舊的彈墨椅袱黛玉便向椅上坐了王夫人再四  
携他上炕他方挨王夫人坐了王夫人因說你舅：今日齋戒

去了再見罷只是有一句話囑咐你你三个姊妹到都極好以後一處念書認字學針線或是偶一玩笑都有儘讓的但我不放心的是一件我有一個孽根禍胎是這家裡的混世魔王今日因廟裡還愿去了尚未回來晚間你看便知道了你只以後不要睬他：這些姊妹都不敢沾惹他的黛玉亦常聽見母親說過二舅母生的有个表兄乃銜玉而誕頑劣異常極惡讀書最喜在內幃廝混外祖母又極溺愛無人敢管今見王夫人如此說便知說的是這表兄了因陪笑道舅母說的可是銜玉而

生的這位哥：在家時亦曾聽見母親常說這位哥：比我大一歲小名就喚寶玉雖憨頑說在姊妹情中極好的况我來了自然只和姊妹同處兄弟們自是別院另室的豈得去沾惹之理王夫人笑道你不知道原故他與別人不同自幼因老太太疼愛原係同姊妹們一處嬌養慣了的若姊妹們有日不理他他倒還安靜些縱然他没趣不過出了二門背地裏拿着他两个小公子出氣咕唧一會子就完了若這一日姊妹們和他多說一句話他心裏一樂便生出多少事來所以囑咐你別睬

他他嘴裏一時甜言蜜語一時有天無日一時又瘋：傻：只  
休信他黛玉一一的都答應着只見一個丫嬛來回老太太那  
裏傳晚飯了王夫人忙携黛玉從後房門由後廊往西出了角  
門是一條南北夾道南邊是倒座三間小小抱廈廳北邊立着  
一個粉油大影壁後有一半大門小小一所房室王夫人笑指  
向黛玉道這是你鳳姐：的屋子回來你好望這裏找他來少  
什麼東西你只管和他說就是了這院門上也有四五个總總  
角的小廝都垂手侍立王夫人遂攜黛玉穿過一個東西穿堂  
便是賈母的後院了於是進入後房門已有多人在此伺候見  
王夫人來了方要設桌椅賈珠之妻李氏捧飯熙鳳安着王夫  
人進羹賈母正面榻上獨坐兩旁四張空椅熙鳳忙拉了黛玉  
在左邊一張椅上坐了黛玉十分推讓賈母笑道你舅母和你  
嫂子們不在這裏喫飯你是客原應如此坐的黛玉方告了坐  
坐了賈母命王夫人坐了迎春姊妹三个告了坐方上來迎春  
便坐右手第一探春左第二惜春右第二旁邊丫嬛執着拂塵  
漱盂巾帕李鳳二人立于案旁佈讓外間伺候之丫嬛媳婦雖

多却連一聲咳嗽不聞寂然飯畢各有丫嬛用小茶盤捧上茶  
來當日林如海教女以惜福養身飯後務待飯粒咽盡過一時  
再喫茶方不傷脾胃今黛玉見了這裡許多事不合家中之式  
不得不隨的少不得一一改過來因就接了茶早見人又捧過  
漱盂來黛玉也照樣漱了口然後盥手畢又捧上茶來這方是  
喫的茶賈母便說你們去罷讓我們自在說話兒王夫人聽了  
忙起身又說了兩句閒話方引李鳳二人去了賈母因問黛玉  
念何書黛玉道只剛念了四書黛玉又問姊妹們讀何書賈母

道讀了是什麼書不過是認兩個字不是睜眼的瞎子罷了話  
未說了只聽外面一陣脚步響了丫嬛進來笑道寶玉來了黛玉  
心中正疑惑着這個寶玉不知是怎生一個憊懶人物懵懂頑  
童倒不見那蠢物也罷了心中正想着忽見丫嬛話未報完已  
進來了個輕年公子頭上戴着束髮嵌寶紫金冠齊眉勒着  
二龍搶珠金抹額穿一件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紅箭袖袍束着  
五彩絲攢花結長穗宮絛外套石青起花八團倭緞排穗褂登  
着青緞粉底小朝靴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時之花鬢若刀裁



眉如墨畫眼若桃瓣晴若秋波雖怒時而若笑即嗔視而有情  
頭上金螭瓔珞又有一根五色絲絛繫着一塊美玉黛玉一見  
便喫一大驚心下想道好生奇怪倒像在那裏見過一般何等  
眼熟到如此只見這寶玉向賈母請了安賈母便命去見你娘  
來寶玉即轉身去了一時回來再看已換了冠帶頭上週圍一  
轉身短髮都結成了小辮紅絲結束共攢至頂中胎髮挽編一  
根大辮黑亮如漆從頂至梢一串四顆大珠用金八寶墜角身  
上穿着銀紅撒花半舊大襖仍舊帶着項圈寶玉寄名鎖護身

符等物下面半露松花撒花綾褲腿錦邊彈墨襪厚底大紅鞋  
越顯得面如團粉唇若施脂轉盼多情語言帶笑天然一段風  
騷全在眉梢平生萬種情思悉堆眼角其外貌最是極好却難  
知其底細後人有西江月二詞批着寶玉極確其詞曰

無故尋愁覓恨有時似傻如狂縱然生的好皮囊腹內原來  
草莽 潦倒不通世務愚頑怕讀文章行為偏僻性乖張那

官世人誹謗

富貴不知樂業貧窮難耐淒涼可憐辜負好韶光于國于家

無望 天下無能第一古今不肖無雙寄言紈袴與膏粱莫肖此兒形狀

賈母因笑道外客未見就脫了衣裳還去見你妹。寶玉已看見了心中亦就料定是林姑母之女忙來作揖廝見畢歸坐細看形容與眾各別眉灣似蹙而非蹙目彩欲動而仍留態生兩靨之愁嬌襲一身之病淚光點。嬌喘微。閑靜時如姣花照水行動時似弱柳扶風心較比干多一竅病如西子勝三分寶玉看罷因笑道這個妹。我曾見過的賈母笑道可又是胡說

你又何曾見過他寶玉笑道雖然未曾見過他然我看看面善心裏就算是舊相識今日只作遠別重逢亦未為不可賈母笑道更好更好若如此更相和睦了寶玉便走近黛玉身邊坐下又細。打諒一番因問妹。可曾讀書黛玉道不曾讀只上了一年學些須認得幾個字寶玉又道妹。尊名是那兩個字黛玉便說了名寶玉又問表字黛玉道無字寶玉笑道我送妹。一個字莫若顰。二字極妙探春便問何出寶玉道古今人物通考上說西方有石名黛可代畫眉之墨况這林妹。眉尖若

戲用取這兩個字豈不兩妙探春笑道只恐又是你的杜撰寶玉笑道除四書外杜撰的太多偏只我杜撰不成又問黛玉可也有玉沒有衆人不解其語黛玉便忖度着因他有玉故問我有也無因答道我沒有那個想來那玉亦是一件罕物豈能人人有的寶玉聽了登時發作起痴狂病來摘下那玉就恨命摔去罵道什麼罕物連人之高低不擇還說通靈不通靈呢我也不要這撈什子了嚇得衆人一擁爭去拾玉賈母急接了寶玉道孽障你生氣要打罵人容易何苦摔那命根子寶玉滿面淚

痕道家裏姐：妹：都沒有單我有我說沒趣如今來了這一個神仙似的妹：也沒有可知這是個甚麼好東西賈母忙哄他道你這妹：原有這個來的因你姑媽去世時捨不得你妹妹無法可處遂將他的玉帶了去了一則全殉葬之禮盡你妹妹之孝心二則你姑媽之靈亦可權作見了女兒之意因此他只說沒有這個不便自己誇張之意你如今怎比得他還不好生慎重帶上仔細你娘知道了說着便問丫環手中接來親與他帶上寶玉聽如此說想一想有情理也就不生別論了當下

奶娘來請問黛玉之房舍賈母便說令將寶玉挪出來同我在套間暖閣兒裡把你林姑娘暫安置碧紗櫥裏等過了殘冬春天再與他們收拾房屋另作一番安置罷寶玉道老祖宗我就在碧紗櫥外的床上很妥當何必又出來鬧的老祖宗不得安靜賈母想了一想說罷了每人一個奶娘並一個丫頭照管餘者在外間上面聽喚一面早有熙鳳命送了頂藕合色花帳并幾件錦被緞褥之類黛玉只帶了兩個人來一個是自幼奶娘王媽：一個是十歲小丫頭亦是自幼隨身的名喚雪雁賈母

見雪雁甚小一團孩氣王媽又極老料黛玉皆不遂心省力的便將自己身邊一個二等丫頭名喚鸚哥者與了黛玉外亦迎春等例每人除自幼乳母外另有四個教媽：除貼身掌管釵環盥沐兩個丫頭外另有五六个洒掃房屋來往使役的丫頭當下王媽：與鸚哥陪侍黛玉在碧紗櫥內寶玉之乳母李媽媽并大了孃名喚襲人者陪侍在外大床上原來這襲人亦是賈母之婢本名珍珠賈母因溺愛寶玉深恐寶玉之婢無竭力盡忠之人素喜襲人心地純良克盡職任遂與了寶玉寶玉因

知他本姓花又曾見舊人詩句上有花氣襲人之語遂回明賈母即更名襲人這襲人亦有些痴處伏侍賈母心中眼中只有一个賈母今與了寶玉心中眼中又只有一个寶玉只因寶玉性情乖僻每規諫寶玉不聽心中着實憂鬱是晚寶玉李媽已睡了他見裡面黛玉和鸚哥猶未安歇他自卸了妝悄進來笑問姑娘怎還不安歇黛玉忙讓姐請坐襲人在床沿上坐了鸚哥笑道林姑娘正在這裏傷心自己淌眼抹淚的說令兒才來了就惹出你家哥兒的狂病倘或摔壞那玉豈不是因

我之過因此便傷心我好不容易勸好了襲人道姑娘快休如此將來比這更奇怪的笑話還有呢若為他這種行止你多心傷感只怕你傷感不了呢快別多心黛玉道姐們說的我記着就是了究竟那個玉不知是什麼來歷上頭還有字跡襲人道連一家子也不知道來歷聽得說落草從他口裏掏出上面有現成的穿眼讓我拿來你看便知黛玉忙止道罷了此刻夜深明日再看遲大家又叙了一回方纔安歇次日起來省過賈母因往王夫人處來正值王夫人與熙鳳在一處拆金陵的書

信看又有王夫人之兄嫂處遣了兩個媳婦來說話的黛玉雖不知原委探春等却都曉得是議論金陵城中所居的薛家姨母之子姨長兄薛璠倚財仗勢打死人命現在應天府案下審理如今母舅王子騰得了信息故遣人來告訴這邊意欲喚取進京之意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四回

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蘆僧亂判葫蘆案

却說黛玉同姊妹至王夫人處見王夫人與兄嫂處的來使計議家務又說姨母家遭人命官司等語因見王夫人事情冗雜姊妹們遂送出來至寡嫂李氏房中來了原來這李氏即賈珠之妻珠雖夭亡幸存一子取名賈蘭今方五歲已入書<sup>學</sup>攻書這李氏亦係金陵名宦之女父名李守中曾為國子監祭酒族中男女無有不誦詩讀書者至李守中承繼以來便說女子無才

便有德故生了李氏時便不十分令其讀書只不過將些女四書列女傳賢媛集三四種書使他認得幾個字記得前朝這幾個賢女便罷了却只以紡績井臼為要因起名李紈字宮裁因此這李紈雖青春喪偶居家處于膏粱錦繡之中竟如槁木死灰一般一概無見無聞惟知侍親養子外則陪侍小姑等鍼黹誦詩而已令黛玉雖客寄於斯日有這般姑嫂相伴除老父餘外者也都無庸慮及了如今且說雨村已補授了應天府一馬就有一件人命官司詳至案下乃是兩家爭買一婢各不相

讓以致毆傷人命彼時雨村即提原告之人來審那原告道彼毆死者乃小人之主人因那日買了一個丫頭不想係拐子所拐來賣的這拐人先已得了我家的銀子我家少爺原說第三日方是好日子再接入門這拐子便又悄悄的賣與薛家被我們知道了去找拿賣主奪取了頭無奈薛家原係金陵一霸倚財仗勢眾豪奴將我小主人竟打死了凶身主僕皆已逃走無影無踪只剩下幾個局外之人小人告了一年的狀竟無人作主望大老爺拘拿凶犯翦惡除凶以救孤寡死者感戴天恩不

盡雨村聽了大怒道豈有這樣放屁的事打死人命就白一走了再拿不來的因發簽差公人立刻將凶犯族中人拿來拷問令他們寔供藏在何處一面再動海捕文書未發簽時只見案邊立的一個門子使眼色兒不令他發簽之意雨村心下甚為疑怪只得停了手即時退堂至密室使從皆退去只留門子伏侍這門子忙上來請安笑問老爺一向加官進祿八九年了就忘了我了雨村道却十分面善的緊只是一時想不起来那門子笑道老爺真是貴人多忘事把出身之地竟忘了不記當年

葫蘆廟裡之事雨村聽了如雷振一警方想起往事原來這門子本是葫蘆廟內一个小沙彌因被火之後無處安身欲投別廟去修行又耐不得清涼景况因想這件生意倒還輕省熟鬧遂趁年紀蓄了髮充了門子雨村那裏料得是也便忙忙携手笑道原來是故人必讓坐了好談他道門子不敢坐雨村笑道貧賤之交不可忘你我故人也二則此係私室既欲長談豈有不坐之理這門子聽說方告了坐斜簽坐了雨村因問方才何故不令發簽之故這門子道老爺既榮任到這一省難道就沒



抄一張本省護官符來不成雨村忙問何為護官符我竟不知門子道這還了得連這個不知怎能作得常遠如今凡作地方官者皆有一個私單上面寫的是本省最有權有勢極富極貴的大鄉紳姓名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時觸犯這樣的人家不但官爵只怕連性命還保不成呢所以綽號叫作護官符方纔所說的這薛家老爺如何惹得他他這件官司並無難斷之處皆因都碍着情分臉面所以如此一面說一面從順袋中取出一張抄寫的護官符來遞與雨村看時上面皆是本地大族名

宦之家的諺俗口碑其口碑排寫得明白下面皆註着始祖官爵並房次石頭亦曾抄寫一張今據石上所抄云

賈不假 白玉為堂金作馬 阿房宮 三百里 住不下

金陵一個史 東海缺少白玉床 龍王來請金陵王 豐

年好大雪 珍珠如土金如鐵

雨村猶未看完忽聽傳點人報王老爺來拜雨村聽說忙具衣冠出去迎接有頓飯工夫方回來細問這門子這四家皆聯絡有親一損皆損一榮皆榮扶持遮飾皆有照應的令告打死人

之薛就係豐年大雪之薛也不單靠這三家他的世交親友在  
都在外者本亦不少老爺如今拿誰去兩村聽如此說便笑問  
門子道如你這樣說來却怎麼了結此案你大約也深知這凶  
犯躲的方向了門子笑道不瞞老爺說不但這凶犯躲的方向  
我知道一併這拐賣之人我也知道死鬼買主也深知道待我  
細說與老爺聽這個被打之死鬼乃是本地一个小鄉紳之子  
名喚馮淵自幼父母早亡又無兄弟只他一個人守着些薄產  
過日到十八九歲上酷愛男風最厭女人這也是生前冤孽可

巧遇見這拐子賣了頭他便一眼看上了這了頭立意買來作  
妾立誓再不交接男子也不再娶第二個了所以三日後方過  
門誰曉這拐子又偷賣與了薛家他意欲捲了兩家的銀子再  
逃往他省誰知又不曾走脫兩家拿住打了个臭死都不肯收  
銀只要領人那薛家公子豈是讓人的便喝着手下人一打將  
馮公子打了個稀爛擡回家去三日死了這薛公子原是早已  
擇定日子上京去的頭起身兩日前就偶然遇見這了頭意欲  
買了就進京的誰知鬧出這事來既打了馮公子奪了了頭他

便沒事人一般只管帶了家眷走他的路他這裡自有兄弟奴僕在此料理也並不為此些須小事值得他一逃走的這且別說老爺你當被賣之了頭是誰雨村道我如何得知門子冷笑道這人莫來還是老爺的大恩人呢他就是葫蘆廟旁住的甄老爺的小姐名英蓮的雨村罕然道原來就是他聞的養至五歲被人拐去却如今才來賣呢門子道這一種拐子單管偷拐五六歲兒女養在一個僻靜之處到十一二歲時度其容貌帶至他鄉轉賣當日這英蓮我們天<sub>二</sub>哄他頑耍雖隔了七八年

如今十二三歲的光景其模樣雖然出脫齊整好些然大概相貌自是不改熟人易認況且眉心中原有米粒大小的一點胭脂瘡從胎裡帶來所以我却認得偏生這拐子又租了我的房舍居住那日拐子不在家我也曾問他他是被拐子打怕了的萬不敢說只說拐子是他親爹因無錢償債故賣他我又哄了再四他又哭了只說我不記的小時之事這可無疑了那日馮公子相看了兌了銀子拐子醉了他自嘆道我今日罪孽可滿了後又聽見馮公子三日後終令過門他又轉有憂愁之態我

又不忍其形等拐子出去又命內裏去解釋他這馮公子必待好日期来接可知必不似了孃相看况他是个絕風流人品家裏頗過的素習最又厭惡堂客今竟破價買你後事不言可知只耐得三兩日何必憂悶他聽如此說方才畧解憂悶自為從此得所誰料天下竟有這等不如意事第二日他便又賣與薛家若賣與第二个人還好這薛公子的混名人稱獸霸王最是天下第一個弄性尚氣的人而且使錢如土遂打了个落花流水生拖死拽把箇英蓮拖去如今也不知死活這馮公子空喜

一場一念未遂反花了錢送了命豈不可嘆雨村亦嘆聽了道這也是他們的孽障遭遇亦非偶然不然這馮淵偏如何只看准了他這英蓮受了拐子這幾年折磨總得了個頭路且又是个多情的若能聚合了倒是件美事偏又生出這段事來這薛家縱比馮淵富貴想其為人自然姬妾衆多淫佚無度未必及馮淵定情于一人者這正是夢幻情緣恰遇一對薄命兒女且不要議論他人只目今這官司如何剖斷總好門子笑道老爺當年何其明決今日何反成個沒主意的人了小的聞得老爺

補陞此任亦係賈府王府之力此薛蟠即賈府之親老爺何不  
順水行舟做個整人情將此案了結日後也好去見賈府王府  
的雨村道你說的何嘗不是但事關人命蒙皇上降恩起復委  
用實是重生再造正當殫心竭力圖報之時豈可因私而廢法  
是我寔不忍為者門子聽了冷笑道老爺說的何嘗不是大道  
理但只是如今世上是行不去的豈不聞古人有云大夫相時  
而動又曰趨吉避凶者為君子依老爺這一時不但不能報効  
朝廷亦且自身不保還要三思為安雨村低了半日頭方說道

依你怎麼樣門子道小人已想了一個極好的主意在此明日  
坐堂只管虛張聲勢動文書發簽拿人原凶自然拿不來的原  
告固是定要自然將薛家族中及奴僕人等拿幾個來拷問小  
的在暗中做調停人他們報個暴病身亡合族中及地上共遞  
一張報呈老爺只說善能扶鸞請仙堂上設下乩壇令軍民人  
等只管來看乩仙批了死者馮淵與薛蟠原因冤孽相逢令狹  
路既遇原應了結薛蟠今已得了無名之病被馮魂追索已死  
其禍皆由拐子某人而起被拐之人原係某鄉某姓人氏按法

處法餘不略及等語小人暗中囑托拐子令其寔招衆人見此  
仙批語與拐子相符餘者自然不虛也都了薛家有的是錢老  
爺斷一千也可五百也可與馮家燒埋之費那馮家也無甚要  
緊的人不過為的是錢見有了這個銀子想也就無話了老爺  
細想此計如何雨村笑道不妥不妥等我再斟酌斟酌或可壓  
服口聲二人計議天色已晚別無說話至次日坐堂勾取一應  
有名人犯雨村詳加審問果見馮家人口稀疎不過賴此欲多  
得些燒埋之費薛家仗勢倚情偏不相讓故致顛倒未決雨村

便徇情罔法胡亂判斷了此案馮家得了許多的銀子也就無  
甚說話了雨村斷了此案急忙作書信二封與賈政並京營節  
度使王子騰不過說令甥之事已完不必過慮等語此皆由葫  
蘆廟內之沙彌新門子出<sup>所</sup>雨村又恐他對人話出當日貧賤時  
的事來因此心中大是不樂後來到底尋了个不是遠處的充  
發了才罷當下言不着雨村且說那買了英蓮打死馮淵的那  
薛公子亦係金陵人氏本是書香繼世之家只是如今這薛公  
子幼年喪父寡母又怜他是个獨根孤種未免溺愛縱容此遂

致老大無成且家中有百萬之富現領着內帑錢糧採辦雜料  
這薛公子學名薛蟠表字文起五歲性情奢侈言語傲慢雖也  
上過學略識幾字惟有鬥鷄走馬遊山玩景而已雖是皇商一  
應經紀世事全然不知不過賴祖宗舊情分戶部挂虛名支領  
錢糧其餘事體自有夥計老人家等措辦寡母王氏乃現在京  
營節度使王子騰之妹與榮國府賈政王夫人是一母所生的  
姊妹今年方四十上下年紀只有薛蟠一子還有一女比薛蟠  
小兩歲乳名寶釵生的肌膚榮潤丰姿嫵雅當日有他父親在  
日酷愛此女令其讀書識字較之乃兄竟高過十倍自父親死  
後見哥能不順依順母懷他便不以書字為事只留心針黹家  
計等事好為母親分憂解勞近因令上崇詩尚禮徵採才能降  
不世出之隆恩除聘選妃嬪外在世宦名家之女皆親名達部  
以備選為宮主郡主入學陪侍充為才人贊善之職二則自薛  
蟠父親死後各省中所有的買賣承局總管夥計人等見薛蟠  
不諳世事便乘時拐騙起來京都中幾處做生意漸亦消耗薛  
蟠素聞的都中第一繁華之地正思一遊趁此機會一為送妹

待選二為望親三因親自入都銷算舊賬再計新支其寔則為  
遊覽上國風光之意因此早已打點下行裝細軟以及餽送親  
友各色土物人情等類正擇日已定起身不想偏遇見了拐子  
重賣英蓮薛蟠見英蓮生的不俗立意買他又過馮家來奪人  
因恃強喝令手下豪奴將馮淵打死他便將家中事務一一托  
囑了族中人並幾個老家人他便帶了母妹竟自起身長行去  
了人命官司一事他却視為兒戲自為花上幾個錢沒有不了  
的在路不計其日那日已將入都時却又聞的母舅管轄咱不

能任意揮霍揮霍偏如今又陞出去了可知天從人願因和母  
親商議道咱們京中雖有幾處房舍只是這十來年没人進京  
居住那看守的人未免偷着租賃與人須得先着幾個人去打  
掃收拾總好母親道何必如此招搖咱們這一進京原是先拜  
望親友或在舅家或是你姨爹家他倆家的房舍極是便宜  
的咱們先懷着住下再慢慢的着人去收拾豈不消停些薛蟠  
道如今舅家正陞了外省去家裡自然忙亂起身咱們這兩天  
一直的奔了去還說你没眼色他母親道你舅家雖陞了去



還有你姨爹家况這年來你舅：姨娘兩處每：帶信稍書接  
咱們來如今既來了你舅：雖忙着起身你買家姨娘未必不  
苦留我們咱們且忙：收拾房屋豈不使人見怪你的意思我  
却知道你守着舅：姨父住着未免拘緊了你不如各自住着  
好任意施為你既如此你自去調停宅子去住我和你姨娘姊  
妹們別了這幾年我帶了你妹子投你姨娘家去你道好不好  
薛蟠見母親如此說情知扭不過的只得吩咐人夫一路奔榮  
國府那時王夫人已知薛蟠官司一事虧賈雨村維持了總放

了心又見哥陞了邊缺正愁又少了娘家親戚來往略加寂寞  
過了幾日忽見人傳報姨太：帶了哥兒姐兒合家進京正在  
門外下車喜的王夫人忙帶了女媳人等接入大廳將薛姨媽  
接了進來姊妹們暮年相見自不必說喜悲交集泣笑叙說一  
番忙又引來拜見賈母將人情土物各種酌獻了合家俱所見  
過忙又治席接風薛蟠已拜見了賈政賈璉又引着拜見了賈  
赦賈珍等賈政便使人上來對王夫人說姨太：已有了春秋  
外甥年輕不知世路在外住着恐有人生事咱們東北角上梨

香院一所十來間白空間着打掃了請姨太：就在這裡住下  
大家就密些等語薛姨媽正欲同居一處方可拘緊些兒若另  
住在外又恐縱性惹禍遂忙道謝應允又私與王夫人說明一  
應日費供給一概免却方是處常之法王夫人知他家不難於  
此遂亦從其願從此後薛家母子就在梨香院住了原來這梨  
香院乃當日榮公暮年養靜之所小小巧巧約有十餘間房舍  
前廳後舍俱全另有一門通街薛蟠就走此門出入西南有一  
角門通一夾道出夾道便是王夫人正房的東首每日或飯後

或晚間薛姨媽便過來或與賈母閒談或與王夫人相叙寶釵  
日與黛玉迎春姊妹等一處或者書下棋或作鍼黹倒也十分  
樂業只是薛蟠起初之心原不欲買宅中居住者深恐姨父管  
束拘緊料必不自在的無奈母親執意在此且宅中又十分殷  
勤苦留只得暫且住下一面使人打掃出自己的房屋再移居  
過去的誰知在此間住了不上一月的日期買宅族中凡有子  
侄俱已認熟了一半凡是那些紈袴氣習者莫不喜與他來往  
今日會酒明日觀花甚至聚賭嫖娼漸：無所不至引誘的薛

蟠比當日更壞了十倍雖說賈政訓子有方治家有法一則族大人多照管不到這些二則現任族長乃是賈珍彼乃寧府長孫又現襲職凡族中事自有他掌管三則公私冗雜且素性瀟灑不以俗務為要每公暇之時不過看書看棋而已餘事多不介意況且這梨香院相隔兩層房舍又有街門別開任意可以出入所以這些子弟們竟可以放意暢懷的因此遂將移居之念漸：打減了且聽下回分解

### 紅樓夢第五回

靈石迷性難解仙機

警幻多情秘垂淫訓

題曰 春困葳蕤擁繡衾

恍隨仙子別紅塵

問誰幻

入華胥境

千古風流造業人

第四回中既將薛家母子在榮府中寄居等事略已表明此回則漸不能寫矣如今且說林黛玉自在榮府一來賈母萬般憐愛寢食起居一如寶玉迎春探春惜春三個親孫女倒且靠後便是寶玉黛玉二人親密友愛處亦自覺別箇不同日則同行

同坐夜則同息同止真是言和意順略無參商不想如今忽然  
來了一箇薛寶釵年歲雖大不多然品格端方容貌豐美人多  
謂黛玉所不及而且寶釵行為豁達隨分從時不比黛玉孤高  
自許目下無塵故黛玉大不得下人之心便是那些小了頭子  
們亦多喜與寶釵去頑笑因此黛玉心中便有些抑鬱不忿之  
意寶釵却渾然不覺那寶玉亦在孩提之間况自天性所稟來  
的一片愚拙偏僻視姐妹弟兄皆出一意並無親疎遠近之間  
其中因與黛玉同隨賈母一處坐卧故略與別箇姐妹熟慣些

既熟慣則更覺親密既親密則不免一時有求全之毀不虞之  
隙這日不知為何他二人言語有些不合起來黛玉又氣的獨  
在房中垂淚寶玉又自悔言語冒撞前去俯就那黛玉方漸  
的回轉來因東邊寧府花園內梅花盛開賈珍之妻尤氏乃治  
酒請賈母邢夫人王夫人等賞花是日先携了賈蓉夫妻二人  
來面請賈母等于早飯後過來就在會芳園遊玩先茶後酒不  
過皆寧榮二府女眷家宴小集並無別樣新文趣事可記一時  
寶玉倦怠欲睡中覺賈母命人好哄著歇息一回再來賈蓉之

妻秦氏便忙笑回道我們這裡有給寶玉叔：捨下的屋子老祖宗放心只管交與我就是了又向寶玉奶娘：「娘等道：『媽：們請寶叔隨我這裡來賈母素知秦氏是個極妥當的人生得嫵娜纖巧行事又溫柔和平乃重孫媳中第一箇得意之人見他去安置寶玉自是安穩的當下秦氏引了一簇人來至上房內間寶玉擡頭先看一幅畫貼在上面畫的人物固好其故事乃是燃藜圖也不看係何人所畫心中便有些不快又有一副對聯寫的是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及看了

這兩句總然室宇精美鋪陳華麗亦斷：不肯在這裡了忙說快出去快出去秦氏聽了笑道這裡還不好可往那裡去呢不然往我屋裡去罷寶玉點頭微笑有一媽：說道那裡有叔：往姪兒房裡睡覺的理秦氏道：『愛：』不怕惱他能多大呢就忌諱這些箇上月你沒看見我那箇兄弟來了雖然寶叔同年兩箇人若站在一處只怕那一箇還高些呢寶玉道我怎麼沒見過你帶他來我瞧：眾人笑道隔着二三十里那裡帶去見的日子有呢說着大家來至秦氏房中剛至房門便有一般細

細的甜香襲人朱寶玉覺的眼眶骨軟連說好香入房向壁上  
看時有唐伯虎畫的海棠春睡圖兩邊有家學士秦太虛寫的  
一對聯其聯云嫩寒鎖夢因春冷芳氣襲人是酒香案上設著  
武則天當日鏡室中設的寶鏡一邊擺着飛燕立着舞過的金  
盤：內盛着安祿山擲過傷了太真乳的木瓜上面設着壽長  
公主於含章殿下卧的榻懸的是同昌公主製的連環帳寶玉  
含笑連說這裡好秦氏笑道我這屋子太<sup>大</sup>約神仙可以住得了  
說着親自展開了西子浣過的紗衾移了紅娘抱過的鴛枕于

是衆奶姆伏侍寶玉卧好款：散去只留下襲人媚人晴雯麝  
月四箇丫嬛為伴秦氏又吩咐小了嬛們小心在廊簷下看猫  
兒狗兒打架那寶玉剛合上眼惚：的睡去猶似秦氏在前遂  
悠：蕩：隨了秦氏至一所在但見朱欄白石綠樹清溪真是  
人跡希逢飛塵不到寶玉在夢中歡喜想道這箇去處有趣我  
就在這裡過一生就失了家也願意強如天：被父母師傅打  
去正胡思之間忽聽的後有人作歌曰

春夢隨雲散 飛花逐水流 寄言衆兒女 何必覓閒愁

寶玉聽了是女子的聲音歌音未息只見那邊走出一箇人來  
踽躅嫵娜端的與人不同有賦為証

方離柳塢乍出花房但行處鳥驚匝樹將到時月度迴廊仙  
袂乍飄兮聞麝蘭之馥郁荷衣欲動兮聽環珮之鏗鏘靨笑  
春桃兮雲堆翠髻唇含櫻顆兮榴吐嬌香纖腰之楚兮迴  
風舞雪珠翠之輝兮滿額鵝黃出沒花間兮宜嗔宜喜徘徊  
徊池上兮若飛若揚蛾眉頻笑兮將言而未語蓮步乍移兮  
欲止而欲行羨彼之良質兮冰清玉潤慕彼之華服兮鳳翥烟灼

文章愛彼之貌容兮香培玉琢羨彼之態度兮鳳翥龍翔其  
素若何春梅綻雪其潔若何秋蘭披霜其麗若何霞映錦塘  
其靜若何月射寒江應慚西子寔媿王嬙奇矣哉生于何地  
長自何方信矣哉瑤池不二紫府無雙

寶玉見是一箇仙姑喜的忙來作揖問道神仙姐：不知從那  
裡來如今要往那裡去我也不知這裡是何處望乞攜帶攜帶  
那仙姑笑道吾居離恨天之上灌愁海之中乃故春山遺香洞  
太虛幻境警幻仙姑是也司人間之風情月債掌塵劫之女怨

男痴因近來風流冤孽纏綿於此處是以前來核察機會佈散  
妄想今忽與爾相逢亦非偶然此離吾境不遠別無他物僅有  
自採仙茗一盞親釀美酒一甕素練魔舞歌姬數人新填紅樓  
夢仙曲十二支試隨吾一遊否寶玉聽了喜悅非常便忘了秦  
氏在何處竟隨仙姑至一所在有石牌橫建于上書太虛幻境  
四箇大字兩邊一副對聯乃是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  
還無轉過牌坊便是一座宮門上橫書四箇大字道是孽海情  
天又有一付對聯大書云厚地高天堪嘆古今情不盡癡男怨

女可憐風月債難償寶玉一看心下自思道原來如此但不知  
何為古今之情何為風月之債從今到要領略寶玉只顧如此  
一想不料早把些邪魔招入膏肓當下隨了仙姑進入二層門  
內只見兩邊便殿皆有匾額對聯一時看不盡許多惟見有處  
寫着的是痴情司結怨司朝啼司夜怨司春感司秋悲司看了  
因向仙姑道煩仙姑引我到那箇司中遊玩遊玩不知可使的  
仙姑道此各司中皆貯的是普天下所有的女子過去未來的  
簿冊你凡眼塵軀未便先知的寶玉聽了那裡肯依復央之再



四仙姑無奈說也罷就在此司內略隨喜隨喜罷了寶玉喜不自勝抬頭看這司的匾上乃是薄命司三字兩邊對聯寫的是春恨秋悲皆自惹花容月貌為誰妍寶玉看了便知感嘆進入門來只見有數十箇大櫥皆用封條封着皆是各省的地名寶玉一心只揀自己家鄉封條看遂無心看別省的了只見那邊櫥上封條上大書金陵十二釵正冊七字寶玉因問何為金陵十二釵正冊警幻道即貴省中十二冠首女子之冊故為正冊寶玉道常聽人說金陵極大怎麼只十二個女子如今單我們

家裡上二下二就有幾百女孩子呢警幻冷笑道省二的女子固多不過擇其緊要者而之下邊二櫥則又次之餘者庸常之輩則無冊可錄矣寶玉聽說再看下首二櫥上果然一箇寫着金陵十二釵副冊又一箇寫着金陵十二釵又副冊寶玉便伸手先將又副冊厨子開了拿起一本冊來揭開一看只見這首頁上畫着一幅畫又非人物亦無山水不過是水墨滄的滿紙烏雲濁霧而已後有幾行字跡寫的是

霽月難逢 彩雲易散 心比天高 身為下賤 風流靈

巧招人怨 壽夭多因誹謗生 多情公子空牽念

寶玉看了又見後面畫着一簇鮮花一床破席也有幾句言詞寫道  
是

枉自溫柔和睦 空云似桂如蘭 堪羨優伶有福 誰知

公子無緣

寶玉看了不解遂擲下這箇又去開了副冊櫥門拿起一本冊  
來揭開看時只見畫着一株桂花下面有一池沼其中水涸泥  
乾蓮枯藕敗後面書云

根並荷花一水香 平生遭際實堪傷 自從兩地生孤木

致使香魂返故鄉

寶玉看了仍不解他又擲了再去取正冊看只見頭一頁上便  
畫着兩株枯木木上懸着一團玉帶又有一堆雪：下一股金  
釵簪也有四句言詞道是

可嘆停機德 堪憐咏絮才 玉帶林中掛 金釵雪裡埋

寶玉看了仍不解待要問時情知他必不肯洩漏待要丟下又  
不捨遂又往後看時只見畫着一張弓：上掛一香櫟也有一

首歌詞云

二十年來辨是非

榴花開處照宮闈

三春爭及初春景

虎兇相逢大夢歸

後面又画着兩人放風箏一片大海一隻大船。中有一女子掩面泣涕之狀也有四句寫云

才自精明志自高

生於末世運偏消

清明涕送江邊艫

千里東風一夢遙

後面又画幾縷雲一灣逝水其詞云

富貴又何為

襁褓之間父母違

轉眼吊斜暉

湘江水

逝楚雲飛

後面又画着一塊美玉落在泥垢之中其斷語云

欲潔何曾潔

云空未必空

可憐金玉質

終陷淖泥中

後面忽画一惡狼追撲一美女欲啖之意其書云

子係中山狼

得志便猖狂

金閨花柳質

一載赴黃梁

後面更是一所古廟裡面有一美人在內看經獨坐其判云

勘破三春景不長

緇衣頓改去年粧

可憐綉戶侯門女

獨卧青燈古佛傍

後面更是一片冰山上有一隻雌鳳其判云

鳳鳥偏從末世來 都知愛慕此生才 一從二令三人木

哭向金陵事更哀

後面又是一座荒村野廟有一美人在那裡紡績其判曰

勢敗休云貴 家貧莫論親 偶因濟劉氏 巧得遇恩人

後又画一盆茂蘭傍有一位鳳冠霞帔的美人也有判云

桃李春風結子完 到頭誰似一盆蘭 如冰水好空相妬

枉與他人作美談

後面又画着高樓大廈有一美人懸樑自縊其判云

情天情海幻情身 情既相逢必主淫 漫言不肖皆榮出

造孽開端寔在寧

寶玉還欲看時那仙姑知他天分高明性情聰慧恐把仙機洩  
漏遂掩了卷冊笑向寶玉道且隨我去遊玩奇景何必在此打  
這悶葫蘆寶玉恍恍惚惚不覺棄了卷冊又隨了警幻來至後  
面但見珠簾繡幙画棟雕簷說不盡那光搖朱戶金鋪地雪照

瓊窓玉作宮更見仙花馥郁異草芬芳真好箇所在又聽警幻  
笑道你們快出來迎接貴客一語未了只見房中又走出幾個  
仙子來皆是荷袂蹁躑羽衣飄舞姣若春花媚如秋月一見了  
寶玉便怨謗警幻道我們不知係何貴客忙的接了出來姐  
曾說今日今時必有絳珠妹子的生魂前來遊玩故我等久待  
何反引這濁物來污染這清淨女兒之境寶玉聽如此說便唬  
的欲退不能退果覺自形污穢不堪警幻忙携住寶玉的手向  
眾姐妹道你們不知原委今日原欲往榮府去接絳珠這從寧

府所過偶見寧榮二公之靈囑吾云吾家自國朝定鼎以來功  
名奕世富貴流傳雖歷百年奈運終數盡不可挽回子孫雖多  
竟無可以繼業其中惟嫡孫寶玉一人稟性乖張性情怪謫雖  
聰明靈慧略可玉成無奈吾家運數合終恐無人規引入道正  
幸仙姑偶來可望先以情欲聲色等事警其痴頑或能使彼跳  
出迷人圈子然後入于正路亦吾弟兄之幸矣如此囑吾故發  
慈心引彼至此先以彼家上中下三等女子之終身籍冊令彼  
熟玩尚未覺悟故引彼再至此處令其再歷飲饜聲色之幻或

冀將來一悟亦未可知也說畢携了寶玉入室但聞一縷幽香  
竟不知所然何物寶玉遂不禁相問警幻冷笑道此香塵世中  
所無爾何能知此巧香係採名山勝境內初生異卉之精合各  
種寶林珠樹之油所製名為群芳髓寶玉聽了是羨慕而已大  
家入坐小鬟捧上茶來寶玉自覺香清味異純美非常因又問  
何名警幻道此茶出在放春山道香洞又以仙花靈葉上所帶  
宿露而烹此茶名曰千紅一窟寶玉聽了點頭稱賞因看房內  
瑤琴寶鼎古畫新詩無所不有更喜窓下有唾絨奩粉屏上亦

有一付對聯書曰幽微靈秀地無可奈何天寶玉看畢無不羨  
慕因又請問衆仙姑姓名一名癡夢仙姑一名種情大士一名  
引愁金女一名度恨菩提各三道號不一少刻有小鬟來調桌  
安椅設擺酒餚真是瓊漿滿泛玻璃盞玉液濃斟琥珀杯更不  
用再說那餚饌之盛寶玉因聞的此酒清香甘冽異乎尋常又  
不禁相問警幻道此酒乃以百花之蕊萬木之汁加以麟髓之  
醅鳳乳之麴釀成因名為萬艷同杯寶玉稱賞不迭飲酒間又  
有十二箇舞女上來請演何詞曲警幻道就將新製紅樓夢十

二支演出<sup>上</sup>來舞女答應了便輕敲檀板款按銀箏聽他歌道是  
開闢鴻濛方歌了一句警幻<sup>便說</sup>道此曲不比塵世所填傳奇之曲  
必有生旦淨末之則又有南北九宮之限此或咏嘆一人或感  
懷一事偶成一曲即可譜入宮絃若非箇中人不知其中之妙  
料爾亦未必深明此調若不先閱其稿後聽其歌翻成嚼蠟矣  
說畢回頭命小鬟取了紅樓夢原稿來遞與寶玉寶玉接起一  
面目視其文一面耳聆其詞云

紅樓夢引子

開闢鴻濛誰為情種都只為風月情濃奈何

天傷懷日寂寥時試遣愚衷因此上演這懷金悼玉的

紅樓夢

終身悞 都道是金玉良緣俺只念木石前盟空對著山中

高士晶瑩雪終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嘆人間美中不足

今方信縱然是齊眉舉案到底意難平

枉凝眉 一箇是閨苑仙葩一箇是美玉無瑕若說沒奇緣

今生偏又遇着他若說有奇緣如何心事終虛化一箇是

枉自嗟呀一箇是空勞牽掛一個是水中月一箇是鏡中

花想眼中能有多少淚珠兒怎經得秋流到冬春流到夏  
寶玉聽了此回散漫無稽不見得好處但其聲韻悽惋意能銷  
魂醉魄因此也不察其原委問其來歷就暫以此釋悶而已因  
又看下道

恨無常 喜榮華正好恨無常又到眼睜把萬事全拋蕩  
悠芳魂銷耗望家鄉路遠山高故向爹娘夢裡相尋告兒  
命已入黃泉須要退步抽身早

分骨肉 一帆風雨路三千把骨肉家園齊拋閃恐哭損殘  
年告爹娘莫把兒懸念自古窮通皆有定離合豈無緣從  
今分兩地各自保平安奴去也莫牽連

樂中悲 襁褓中父母嘆雙亡縱居那綺羅叢裡誰知嬌養  
幸生來英雄濶大寬宏量從來未將兒女私情略縈心上  
好一似霽月光風耀玉堂所配的人才貌仙郎博得箇地久  
天長準折的幼年時坎坷形狀終久是雲散高唐水涸湘  
江這是塵寰中消長數應當何必枉悲傷

世難容 氣質美如蘭才華馥比仙天生孤癖人皆罕你道



是啖肉食腥膻視綺羅欲厭却不知太高人愈妒過潔世  
同嫌可嘆這青燈古殿人將老辜負了紅粉朱樓春色闌  
到頭來依舊是風塵翫躡違心願好一似無瑕白玉遭泥  
陷又何須王孫公子嘆無緣

喜冤家 中山狼無情獸全不念當日根由一味的驕奢淫  
蕩貪婚媾覷著那侯門艷質同蒲柳作踐得公府千金似  
下流嘆芳魂艷魄一載蕩悠

虛花悟 將那三春看破桃紅柳綠得如何把這韶華打滅  
覓那清淡天和說什麼天上天桃盛雲中香蕊多到頭來  
誰見把秋捱過則看那白楊村裡人嗚咽青楓林下鬼唵  
哦更兼著連天衰草遮坟墓這的是昨貧今富人勞碌春  
榮秋謝花折磨似這般生關死劫誰能躲聞說道西方寶  
樹喚婆婆娑上結著長生菓

聰明累 機關算盡太聰明反算了卿：性命生前心已碎  
死後性空靈家富人寧中有箇家亡人散各奔騰枉費了  
意懸：半世心好一似蕩悠：三更夢忽喇：似大廈傾

昏慘：似燈將盡呀一場歡喜忽悲辛嘆人世終難定  
留餘慶 留餘慶留餘慶忽遇恩人幸娘親幸娘親積的陰  
功勸人生濟困扶窮休似俺那愛銀錢忘骨肉的狠舅奸  
兄正是乘除加減上有蒼穹

晚韶華 鏡裡恩情更那堪夢裡功名那美韶華去之何迅  
再休題綉帳鴛衾只這帶珠冠披鳳襖也抵不了無常性  
命雖說是人生莫受老來貧也須要陰騭積兒孫氣昂：  
頭帶簪纓頭帶簪纓光灼：胸懸金印威赫：爵祿高登

爵祿高登昏慘：黃泉路近問古來將相可還存也只是  
虛名兒留與後人欽敬

好事終 畫梁春盡落香塵擅風情秉月貌便是敗家的根  
本箕裘頽墮皆從敬家事銷亡首罪寧宿孽總因情

收尾 飛鳥各投林為官的家業凋零富貴的金銀散盡有  
恩的死裡逃生無情的分明報應欠命的命已還欠淚的  
淚已盡冤：相報豈非輕分離聚合皆前定欲知命短問  
前生老來富貴也真僥倖者破的遁入空門痴迷的枉送

了性命好一似食盡鳥投林落了片白茫。大地真乾淨  
歌畢還有歌副曲警幻見寶玉甚無趣味因嘆痴兒竟尚未悟  
那寶玉忙止歌姬不必再唱自覺朦朧恍惚告醉求卧警幻便  
命撤去殘席送寶玉至一香閨綉閣之中其間鋪陳之盛乃素  
所未見之物更可駭者早有一位女子在內其鮮艷嬌媚有似  
乎寶釵風流嫵娜則又如黛玉正不知何意忽警幻道塵世中  
多少富貴之家那些綠窓風月繡閣烟霞皆被淫物紈袴與那  
些蕩女子悉皆玷污更可恨者自古來多少英<sup>輕</sup>狂多少輕薄浪

子皆以好色不淫為飾又以情而不淫作案此皆飾非掩醜之  
語也好色即淫知情更淫是以巫山之會雲雨之歡皆由既悅  
其色復戀其情所致也吾所愛汝者乃天下古今第一淫人也  
寶玉聽了唬的忙答道仙姑差了我因懶于讀書家父母尚每  
垂訓飭豈敢再冒淫字況且年紀尚小不知淫字為何物警幻  
道非也淫雖一理意則有別如世之好淫者不過悅容貌喜歌  
舞調笑無厭雲雨無時恨不能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時之趣興  
此皆皮膚淫濫之蠢物耳如爾則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吾輩

推之為意意深淫二字惟心會而不可口傳可神通而不能語達今  
汝獨得此二字在閨閣中固可為良友然於世道中未免迂濶  
怪譎百口嘲謗萬國睚眦今既遇令祖寧榮二公剖腹深囑吾  
不忍君獨為我閨閣增光見棄于世道是以特引前來醉以靈  
酒沁以仙茗警以妙曲再將吾妹一名乳名兼美字可卿者計  
配與汝今夕良時即可完姻不過令汝略領此仙閨幻境之風  
光尚且如此况塵世之情景哉令而後萬一解釋改悟前情留  
意于孔孟之間要身于經濟之道說畢便秘授以雲雨之事推

寶玉入房將門掩上自去了寶玉恍一惚一依警幻所囑之言  
未免有兒女之事難以盡述至次日便柔情繾綣軟溫語溫存與  
可卿難解難分因二人携手出去遊玩之時忽至一箇所在但  
見荆榛遍地狼虎同群迎面一道黑溪阻路並無橋梁可通正  
猶豫之間忽見警幻從後追來道快休前進作速回頭要緊寶  
玉忙止步問道此係何處警幻道此即迷津也深有萬丈遙亘  
千里中無舟楫可通只有一箇木筏乃本居士掌舵灰侍者撐  
篙不受金銀之謝但遇有緣者渡之爾今偶遊至此設如墮落

其中則深負我從前諄：做戒之語矣話猶未了只聽迷津內  
水响如雷竟有許多夜叉海鬼將寶玉拖將下去嚇的寶玉汗  
下如雨一面失聲喊叫可卿救我唬的襲人輩眾丫嬛忙上來  
摟住寶玉叫別怕我們在這裡却說秦氏正在外房囑咐小丫頭  
們好生看着猫兒狗兒打架忽聽寶玉在夢中喚他的小名因  
納悶道我的小名這裡從沒知道的如何知道在夢裡叫出正  
是一場幽夢同誰訴千古情人獨我知且聽下回分解

